釣磯立談附錄

南唐近事

江南餘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釣磯立談

附錄

史虛白撰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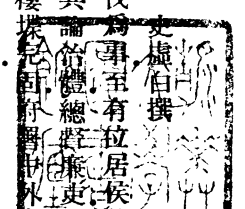
釣磯立談

釣磯立談序

叟山東一無聞人也。清泰年中。隨先校書避地江表。始營釣磯於江渚。先校書意薄簪組。心許泉石。每乘雙犢版轅車。車後挂酒壺。山童三五人。例各總角。負瓢幷席具。以自隨。遇景物勝槩。則取酒徑醉。或爲歌詩。自號釣磯閒客。割江之後。先校書不祿。叟嗣守弊廬。頗窺先志。不復以進取爲念。會王師弔伐。李氏挈宗以朝。湖海表裏。俱爲王人。大同之慶。有識之所共。咸以爲百生不可逢之盛際。叟獨何者而私自怫鬱。如有懷舊之思。追惟江表自建國以來。烈祖元宗。其所以撫奄斯人。蓋有不可忘者。時移事往。將就蕪沒。叟身非朝行。口不食祿。固無預於史事。顧耳目之所及。非網罟之至議。則波濤之窾語也。隨意所商。聊復疏之於紙。僅得百二十許條。總而題之曰釣磯立談。使小子溫成誦於口。粗以存其梗概云。吁。文慚子山之麗。興哀則有之。才愧士衡之多。辨亡亦幾矣。

釣磯立談

南唐　史虛白撰



自楊氏奄有江淮。其牧守多武夫悍人。類以威驚相高。平居齋几之閒。往往以斬伐爲事。至有拉居侯伯而目不識點畫。手不能捉筆者。及烈祖以軍功牧昇州。初以文藝自好。招徠儒俊。共論治體。總攬吏勤恤民隱。由是遠邇宅心。以爲己歸。義祖聞之。自京口往視其所爲。見其城隍浚整。樓堞完飭。廬肆列次。肅咸有條理。遂自徙治而居之。更以京口付烈祖。時金陵之民。顧懷其惠。莫不心折氣沮。但逼迫義祖之威而無敢建白者。初烈祖雅不欲朱方之行。句爲宣城。而義祖不之許。尙遲迴若有所待。客有宋齊邱者。私勸烈祖曰。昔項羽叛約。王沛公以漢中之地。時皆以爲失職左遷。唯蕭何贊之。以爲語有天漢。其稱甚美。今明使君中有大志。而忽得京口。其名殆不可失也。且西朝拱已。知訓童昏。老臣宿將。不甘詬辱。度其勢亂在旦暮。蒜山之津。曾不一葦而可以定事。更捨此利而求入宣城山中。卒卒度歲月。其亡聊奈何。烈祖驚起執其手曰。善哉子嵩。非吾子。吾無所聞之。中夕促駕而之官。其在京口。政猶金陵也。居無何。朱瑾殺知訓。廣陵大亂。烈祖以兵宵濟。朝不易位而中外晏如。遂代知訓執政柄。覬圖兆於此矣。

曳曰。禍福之來。雖各象德。而事有機會。皆相憑藉。是以風旋而上升。水激則彌悍。有情之所忘。每爲無情之所轉。大空之中。夫疇覺之哉。嚮若義祖本無欵羨金陵之心。則烈祖不得徙鎭矣。又烈祖以梅冶

自乞或如其欲則亦無因而至京口矣京口之不至則廣陵之亂孰恃而弭廣陵之功不在烈祖則霸圖亦無自而託業矣吁夫豈人謀之所及也邪非人謀之所及然後有以知天命之至不可以幸而冀也昔者伊摯以媵女而相成湯百里奚鬻羊而見知於秦嬪姬行號而母漢室袁婦伏膝而媲曹宗是故非意之意嘗爲事之基胎一日之濩落君子不以爲病焉知卒業之有所在故也

趙王李德誠有客能言天文以之占測時事十有七八一旦謂德誠曰昨夕元象大異揚州當流血無限朝貴陷首穴胸後考其日乃朱瑾殺知訓之夕也又烈祖執政柄時義祖忌之將啓以知詢爲代中外炭炭人無固志宋齊邱夜召知術者劉通徵同宿而徵其事坐久聞鼓聲通徵投袂而起曰子嵩事必中變政事僕射安若太山不足多慮也彼懷惡志者自當受禍金鼓之聲漸漸然殆有大喪與夕未曙捷步至白義祖死矣

曳曰吉凶之萌未見兆朕而上動躔次旁關聲象彼知術者乃能言之於事先若合契券曾無毫釐之差然則阪之不可以爲陵陵之不可以爲隰高下隆殺固已有經分而懸定于冥默間者矣世之昧者方且逞智計勞思慮虛憍夸毗以意其所不可必顛狂妄行而卒與禍會吁可勝恨也邪（以上曹氏棟亭刻本佚）

吳王稱號淮海時廣陵殷盛士庶駢闐忽一旦夕（曹刻無竿首二字有上字）有黃冠道人狀如病狂手持一竿竿首（曹刻無竿首二字有上字）挂一木刻爲鯉魚形自云鍾離人也行歌於市曰盱津鯉魚肉爲角濠梁鯉魚金刻鱗盱津鯉魚死欲盡濠梁鯉魚始驚（曹刻誤作如爲）人又云橫排三十六條鱗箇箇圓如紫磨眞（曹刻誤金）爲甚竿頭挑著走世間難遇

識魚人大率（曹刻其他）如此意者凡數十篇。時人莫能曉。歲餘忽不知所之。其後武義年中。江南謠言又有東海鯉魚飛上天之語。及烈祖受命。復姓李氏。立唐社稷。其言方驗。

叟曰。鯉之（曹刻鯉誤作魚）無之字。與李聲相通也。魚而肉角則龍矣。雖以金刻鱗。猶爲魚也。江南雖爲強國。而以偏霸終焉。（曹刻止此。無以下云云。）魚之象也。頃嘗讀西天竺書。說因因相襲。皆如旦之有夕。相隨不捨。其言將信然。大抵帝王稱制。其德澤方廣。滋被滲漉。流以及遠。根葉茂布。雖五運互迭。不無興衰。要其種姓。當有肖似者。是以二帝三王。共祖軒轅。卯金之祚。絕而復續。江南諸蕭。雖享國之日淺。然無大罪戾。向契丹使至江南。迺云有蕭氏者。與耶律氏相爲始終。由是觀之。濠梁胄出。盟津厥有旨哉。

烈祖初得政。盡反知訓之所爲。接御士大夫。曲加禮敬。躬履素樸。去浮靡。而又寬刑勤理。孜孜不倦。是時方鎮窺伺。（曹刻爭雄。）事資彈壓。烈祖視饋不安。指撝中節。平居（曹刻居平。下有常字。）自號曰政事僕射。高位重爵。推與宿舊。故得上下順從。人無異意。齊臺之建。擢宋齊邱、徐玠（曹刻脫徐玠。）爲左右丞相。於其所居第旁。創爲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遣人司守關徼。物色北來衣冠。凡形狀奇偉者。必使引見。語有可（曹刻誤司。）采（曹刻采下衍一求字。）隨卽陞用。聽政稍暇。則又延見士類。談宴賦詩。必盡歡而罷。了無上下賤貴（曹刻作貧富貴賤。）之隔。以此二十年間。委曲庶務。無不通（曹刻周。）知。與利去害。人望日隆。沈彬先事獻山水畫障詩云。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及將受禪。頭陀范志嵩賦月詩云。徐徐東海出。漸漸到亭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槩以是言之。人之與能也。有自來矣。是以吳社遷換。而國中夷然無易姓之戚。蓋盛德之所移故也。

叟曰。峻極之山。神明憑依。翳嵩之邱。雲氣出焉。凡水之有旋桓（曹刻誤流。今從毛本。）折（曹刻脫折字。）波者。必生脩鱗。帝王之量。其亦有以異（毛本作異。今從曹刻。）人者矣。嘗試觀孝（曹刻衍宗字。）高皇帝其總攬權綱維御羣雋。（曹刻云延接羣哲。）當國匪解。敦守純朴。雖漢之高光。不是過也。徒以其崎嶇偏左（曹刻誤佐。）之國。地勢不便。加以天之付畀。自有限量。只是遠圖之所就。僅足以稱霸而已。惜夫。

武義中有童謠云。江北楊花作雪飛。（曹刻云飛作雪。）江南李樹玉圍枝。李花結子可憐在。不似楊花沒了期。及烈祖受禪。其日白雀翔於庭。郡國以（曹刻脫以字。）符瑞言者。不（曹刻脫不字。）可以數計。其尤（曹刻最。）著者。江西楊化爲李。臨（曹刻誤帥。）川李樹生連理。於是始（曹刻乃。）下遷宗之議。初立唐宗廟。定郊堂之位。圜丘崇祀之夕。酉孟夏上旬月至三鼓當沒。而升壇之際。皎然如晝。柴燎畢乃沒。太史奏言月延三刻。遠近歎以爲異事。

叟嘗見長老相與言。頗有疑以爲未必然者。其意蓋以謂南唐在六合開才數（曹刻之字。）紀。得天應以祥眚（曹刻誤祥。）如是之審也。叟辯之曰。人之精誠上下感。假旦晝之所接。精祲之所交。亦何所不有。昔衛先生畫長平之策。而太白襲（曹刻誤貫。）月。燕丹謀秦。而白虹貫日。魯陽揮戈而羲輪輟御。宋景有（曹刻景字下有公字。無有字。）一言之善。而法星退舍。以至柳起上林。石立太山。赤伏登漢。金雌讖晉。或曲爲一姓。或專繇一人。亦有庶女含寃。而赤地千里。隕霜殺菽。匹夫致孝。而魚躍冰開。冬竹生萌。近世馬仁（曹刻誤人。）裕之生也。紫氣充庭。廬文進出軍失律。而黑蟒擁膝。及其歿（曹刻殃。）也。亦氛氣（曹刻脫氣字。）宵騰。有星落如杯。姚（曹刻桃。）景晝寢而丹蛇游於顙。準之閒。王輿夢有流星之警。流二字。（曹刻脫。）而幾斃於飛石。凡此數子。子字。（曹刻無。）者。位不過節將。（曹刻節將作將。）

帥。然猶肸蠁昭彰。又況胙土開國。五十年中。江表無事。（曹刻云五十年中。據起江表。）爲人神主。以（曹刻無以字。）對越上下者耶。（曹刻止此。無下云云。）說者乃以隋志日行上道。遂疑往事無準。固不可以執一而廢百也。烈祖每言百姓皆父母所生。安用爭城廣地。使之（曹刻人。）肝腦異處。膏塗草野。是以執吳朝之政。僅將一紀。才一拒越師。所謂不得已而用之。大受禪年。兩江士寓。（曹刻誤寓。）比北。（曹刻誤北。）諸侯最廣。兵力雄勇。（曹刻誤勇。）盛氣可以吞噬。謀臣桀將。方有建立功名之意。一日內讌中。（曹刻脫中字。）坐有詔曰。知足不辱。道祖之至戒。革廓則裂。前哲之元龜。予嘉（曹刻無嘉字。）與一二卿士大夫共斯服箴。討伐之議。願勿復關白也。其後錢塘大火。宮室器械。爲之一空。（曹刻誤室。）宋齊邱乘閒進言曰。夫越與我脣齒之國也。我有大施而越人背之。虔劉我邊陲。汚濁我原泉。股不附髀。終非我用。今天實棄之。我師晨出而暮踐其庭。願勿失機。爲後世憂。烈祖愀然久之曰。疆域雖分。生齒理一。人各爲主。其心未離。橫生屠（曹刻殺。）戮。朕所弗忍。且救災睦鄰。治古之道。朕誓以後世子孫付之於天。不願以力營也。大司徒其勿復以爲言。於是特命行人。厚（曹刻脫厚字。）遺之金粟繒綺。蓋車（曹刻車下有馬字。）相望於道焉。暮年先理治命。引元宗而告之曰。德昌宮凡積兵器緡帛（曹刻缺帛字。）七百餘萬。吾棄代後。汝善和鄰好。以安宗祐。（曹刻誤祐。）爲意。不宜襲隋煬帝之迹。恃食阻兵。以自取亡覆也。于時中外寢兵。耕織歲滋。文物彬煥。漸有中朝之風采。元宗之初。尙守先訓。改元保大。蓋有止戈之旨。三四年閒。皆以爲守文之良主。會元老去位。新進後生用事。爭以事業自許。以謂盪定天下。可以指日而就。上意熒惑。移於多口。由是構怨連禍。蹙國之勢。遂如削肌。（曹刻誤膚。）其後宋齊邱復起於遷謫之中。謀爲自固。更相唱和。兵結而不

得解矣。未及十年。國用耗半。有杜昌鄰者。經事永陵。還自外鎮。復領計司。撫桉大慟曰。國事去矣。夫鴻鵠養護六翮。將致千里。今拔取之以傅斥鷃。寧不使人恨恨也。

叟嘗笑諸葛孔明。號稱王佐才。然不知地小人單。窮兵不休。兩川之人。坐是不聊生。忠則忠矣。安所事智。今江南壤（曹刻壤下衍地字。）毛瘠薄。士泉不深。（曹刻誤沒。）其人輕佼剽悍。不能耐久。非中國之敵矣。（曹刻云。中國自有由。）曹刻誤宇宙以來。未有偏據而可以成大功者。稽考永陵之心。夫豈不欲以幷包席卷爲事耶。（曹刻誤聊。）顧其所處勢有未便故也。有如孫陳之季。皆區區不度以至魚爛。由是言之。江表五十年閒。父不哭子。兄不喪弟。四封之內。安恬舒嬉。雖流離僑寓之人。亦獲案堵。（曹刻亦獲其安堵也。）弗夭弗橫。以得及眞人之期。吁。烈祖爲有大造於斯土也明矣。

周世宗伐淮之歲。建陽孟貫。於駕前獻所業。其首篇貽棲隱峒章先生。有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之句。世宗宣見問貫曰。朕伐罪弔民。何有巢無主之有。然獻朕則可。他人應不汝容矣。

叟以謂孟貫小生。不知所以遨說萬乘之道。而世宗皇帝亦不得不爲失辭。古訓有之。師以直爲壯。曲爲老。又魏絳之辭曰。師衆以順爲武。王者之師。有不出則已矣。其舉事也。沛如時雨之將至。百嘉仰之以生焉。夫人胥仰之以生。則孰肯爲敵而輸死。江南初未有失德也。徒以連叛臣而致討。且疆場之故。一彼一此。亦胡可勝言。迺如周之本謀。但規取淮壤而借此以爲之辭。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聲之所馳。無翼而能飛。方將幸人之不之（曹刻無之字。）知。弗可得也。頃見故老。猶能言淮上事。周師之出也。畝無

棲糧廩無留藏。卷地以往。視人之（曹刻誤）。如土芥。墳墓圯毀。老幼係縲。墟落之地。委腐骨填里。鼓絕響。（曹刻誤殆）。殆無炊煙。於是自邗溝以北。皆羣聚而成團。糊紙以爲甲。壞鋤耰以爲器。因廢壘以爲固。官軍與之對。則往往折北。是以劉仁贍以死守壽春。人相啖食。而城卒不肯下。孫忌睢盱於樓車之上。不顧身首異處。違詔而致其區區之忠。爲人臣有如此二人者。可以與古烈士比。曾（曹刻誤會）。不標異以獎薄俗。而俱從顯戮。文武之師。固如是乎。當此之時。人心踽踽然南首以冀會（曹刻誤代）。李氏。君臣失謀。橫生嫌閒。其兵出不返。望旗而先潰。然且鑾輿再駕。而僅足以成割江之計。所謂楚則過矣。齊未爲得也。顧豈如甲戌之師。曾（曹刻刀）。不劒而一國歸命焉。詩云。匪疚匪棘。王國來極。正斯之謂歟。

宋子嵩以布衣干烈祖。言聽計售。遂開五十三州之業。宗祀嚴配。不改唐舊。可爲南國之宗臣矣。及世事移改。新用事者爪距銛銳。方曹起而朋擠之。當其弔影於九峯之底。所謂幾瀕於死地。一旦復得政柄。內顧根柢失據。危而易搖。因隳其初心而更思所以自完。計首開拓境之說。規以矜企動上心。於是南生楚隙。西結越釁。晚舉全國之力而頓兵於甌閩堅壁之下。飛輓芻粟。徵發徭戍。四境（曹刻封）。之內。爲之騷然。鍾山李公建勳爲賦詩有（曹刻脫有字）。粟多未必爲全策。師老須防有伏兵之句。蓋切中於當時之病。李宗坐是不競。而子嵩之名。亦因以隕。悲夫。

叟嘗謂頹垣夷塹。何有於汚墁毀甃。裂弁執施於面目。正子嵩之謂矣。且古之欲固其位者。亦何所不爲。爲（曹刻脫爲字）。女寵婦謁。所以蕩其情也。爲（曹刻脫爲字）。田獵觀燕（曹刻）。游。所以耗其志也。爲落落不合。所以開其

矜夸也。爲戰鬬危事。所以肯其恇（曹刻畏）怯也。人君倘不自覺知。未有不墮其計中者。竊嘗譬之一國之有君。猶心之宅百體也。苟一體之不密。則膚腠受邪而病氣干其正矣。病氣干其正。日以漸靡。而曾不知懼。猶且表表自喜。以爲完人。其可復覬（曹刻缺復覬二字）也耶。有如子嵩者。其生平志業。蓋以孔明、茂宏爲不足法。至其晚節末路。乃乘人主膚腠（曹刻缺腠字）之隙而危爲一簒之邪。鄙哉斯人也。鄙哉斯人也。（曹刻脫一句）古語不云乎。棟折榱崩。喬將壓焉。抑謂是也夫。

邊南院之始爲將也。愛惜（曹刻誤其）士卒。分甘絕苦。其所過之地。秋毫不犯。出入城邑。整齊而有容。時人從而目之曰。漫菩薩。望其旌纛之所指。舉欣欣（曹刻脫一欣字）然相告曰。是庶幾其撩理我也。及其既老。則威不克愛。綱紀紊亂。玩侮爕（曹刻缺爕字）濱。禁約不勝。時人又從而目之曰。邊和尚。望其旌纛之所指。舉疾視而相告曰。是憒憒（曹刻缺憒憒二字）者。無寧其溉我也。

叟曰。夫愛憎之實。既貿於區中。則毀譽之形。必遷於外次。譬之龜焉。灼其中者。文（曹刻誤又）見於兆矣。古語云。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胥。夫烏之所集。其屋必潤。儲胥者。主人儲（曹刻誤峙）億（曹刻誤意）以待客之地。其敬我者。更將致憎。故君子之所以自立。不可不戒。

唐祚中興。大臣議廣土宇。往往皆以爲當自潭越始。烈祖不以爲是。一旦召宋齊邱、馮延己等數人俱入。元宗侍側。上曰。天下之勢。低昂如權衡。要當以河山爲腹背。腹背奠。然後手足有所運。（曹刻誤脫藉揚楊）徐遺業。撫（曹刻誤）復。有東夏地勢未便。猶如繪事。窘於邊幅。雖有手筆。無所縱放。毛遂云。錐（曹刻誤）惟。未得處囊中

故也。如得處囊中。則必穎脫而出矣。（毛本云而出矣。四字誤邱。）我之所志。大有以似此。每思高祖太宗之基緒。若墜冰（曹刻谷揆人不忘起盲人不忘視。）以方我心。未足以訓其勤。然所以不能躬執干戈爲士卒先者。非有所顧悋也。未得處囊中故也。馮延己越次而對曰。河山居中。以制四極。誠如聖旨。然臣愚以謂羽毛不備。不可以遠舉。旌麾黯闇。不可以號召。輿賦不充。不可以興事。陛下撫封境之內。共已靜默。所以自守者足矣。如將有所志。必從跬步始。今王潮餘孽。負固閩徼。井蛙跳梁。人不堪命。錢塘君臣孱窳不能（曹刻得）自立。而又刮（曹刻誤）割。地重斂。下戶斃踣。荊楚之君。國小而夸。以法論之。皆將肇亂。故其壤接地連。風馬相及。臣愚以爲興王之功。當先事於三國。上曰不然。士德中否。日失其序。倘天人之望。或未之改。朕尚庶幾從一二股肱之後。如得一拜陵寢。死必目瞑。然嘗觀劉德輿乘累捷之威。羣胡斂衽之際。不得據有中原。乃留弱子而狠狽東歸。朕甚陋之。及聞李密勸元感鼓行入關。意壯其言。至密自王。亦不能決意以西也。近徐（曹刻脫徐）敬業起江淮之衆。鋒銳不可當。不能因人之心。直趨河雒。而返游兵南渡。自營割據。識者知其不能成事矣。此皆已事之驗也。朕每傷之。錢氏父子。動以奉事中國爲辭。卒然犯之。其名不祥。閩士險瘠。若連之以兵。必半歲乃能下。恐所得不能（曹刻脫卜恐所得不能六字。）償所失也。況其俗怙強喜亂。既平之後。彌煩經防。唯諸馬在湖湘閒。恣爲不法。兵若南指（曹刻作指南。）易如拾芥。孟子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寸地而享天下之惡名。我不願也。孰若悉輿稅之入。君臣共爲節儉。惟是不腆之圭幣。以奉四鄰之歡。結之以盟詛。（曹刻作明誼。毛本作盟詛。今從毛本。）要之以神明。四封之外。俾人自爲守。是我之存三國。迺外以爲蔽障者也。疆埸之虞。不

警於外（曹刻脫外字）廷。則寬刑平政。得以施之於統內。男不失秉耒。女無廢機織。如此數年。國必殷足。兵旅訓練。積日而不試。則其氣必倍。有如天啓其意。而中原忽有變故。朕將投袂而起。爲天下倡。倘得遂北平潛竊。寧乂舊都。然後拱揖以招諸國。意雖折簡可致也。亦何以兵爲哉。於是採忌及宋齊邱同辭以對曰。聖志遠大。誠非愚臣等所及也。（曹刻以下別爲一條。）上嘗服金石藥。疽劇將崩。呼元宗登御榻。囓其指至血出。戒之曰。他日北方當有事。勿忘吾言。保大中。查文徽、馮延魯、陳覺等爭爲討閩之役。馮延己因侍宴爲嫚言曰。先帝齪齪無大略。每曰戡（曹刻談單）兵自喜。邊鄙偶殺一二百人。則必齋咨動邑。竟日不怡。此殆田舍翁所爲。不足以集大事也。今陛下暴師數萬。流血于野。而俳優燕樂。不輟於前。眞天下英雄主也。元宗頗領其語。其後閩士判渙。竟成遷延之兵。湖湘既定而復變。地不加闢。財乏而不振。會耶律南入。中國大亂。邊地連表請歸命。而南唐君臣束手無能延納者。韓熙載上疏。請乘釁北略。而兵力頓匱。茫洋不可爲計。刮瘡裹創。曾未得稍完。而周祖受命。世宗南征。全淮之地。再戰而失。元宗始自歎恨。厭厭以至於棄代。時有隱君子作爲割江賦以譏諷其事。又有隱士詩云。風雨揭卻屋。渾家醉不知。將遷幸南都。（曹刻談作都南。）而伶人李家明亦獻詩云。龍舟悠漾錦驅風。雅稱宸遊望遠空。偏恨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入壽杯中。故知傾國之漸。良由廢烈祖之聖訓而致然也。（按所云隱士。卽叟父處白也。）

叟曰。國之將亡。反本塞源。元宗自在藩邸。仁孝播聞。及怵於賊臣之諛言。至詆誣先烈以自聖。（曹刻脫自聖二字。）囓指顧命。忽如風之過耳。天不祚唐。可爲傷心。吁。險人小夫。不足以共謀國也如此。叟每竊念于中。則

不覺爲之墮睫。

烈祖使馮延己爲齊王賓佐。孫晟面數延己曰。君常輕我。我知之矣。文章不如君也。技藝不如君也。談諧不如君也。然上置君于（曹刻脫于字）親賢門。下期以道義相輔。不可以誤國朝大計也。延己失色。不對而起。

叟曰。昔賈誼爲漢建治安之策。其言反覆。每以太子爲根本。及太宗皇帝朝。劉洎亦推明其說。蓋傳付（曹刻付託）之重。當愼厥初。伏觀元宗天資粹美。聞見卓遠。儻使重厚識體之臣。左右前後。助成聖德。則必能拱手垂衣。克承負荷。叟聞長老說馮延己之爲人。亦有可喜處。其學問淵博。文章穎發。辨說縱橫。如傾懸河。暴而聽之。不覺膝席之屢前。使人忘寢與食。但所養不厚。急於功名。持頤（曹刻誤作恃寵）豎頰。先意希旨。有如脂膩。其入人肌理也。習久而不自覺。卒使烈祖之業委靡而不立。夫然後知孫丞相可謂有先知之明。世之議者。乃指以爲由忮心而發。豈其然耶。

陳覺不俟詔旨。進討福州。馮延魯貪功。亟謀掎角。及戎（曹刻誤我）律大撓。輿尸不歸。元宗大怒。命鑿二臣至國都。奪官。流之支郡。祕書丞韓熙載上疏。請銖（曹刻之）以謝國人。其略云。擅興者無罪。則疆埸生事之臣恬不知畏。喪師者獲存。則行陣效死之士何視而勸。元宗不能用其語。

叟初聞江南老人言。熙載素惡於二馮。又與陳覺故不相知。是以因其隙而危攻之。其言不無過也。及見後主歸命。家國湮覆。求其傾圮之漸。乃兆於討閩之役。然則雖斷二子之首。蓋不足以贖責。自焚若冰。裒取陰事。輸之於天朝。國人恨之。入於骨髓。至發其先壟。投骨於江流。由是以考之。韓之至言。當自

爲體國而發。彼輕以小人之心而揣量君子。殊愧前聞之陋。

元宗神彩精粹。詞旨清暢。臨朝之際。曲盡委制。湖南嘗遣廖法正將聘。既還。語人曰。汝未來（曹刻頃）識東朝官家。其爲人粹若琢玉。南嶽眞君恐未知也。是以荊渚孫光憲敍續通歷云。聖表聞於四鄰。蓋謂（曹刻以）此也。又其天性雅好古道。被服朴素。宛同儒者。時時作爲歌詩。皆出入風騷。士子傳以爲玩。服其新藻（曹刻麗）。是時承烈祖勤儉之後。國家富給。羣臣操觚管小技。侍從左右。承閒納科（曹刻脫科字）。說多自謂國勢崇盛。如舉太山以壓朽壤。還定之期。指日可俟。會閩荊兄弟爭國。有釁可乘。上亦昧（曹刻誤作未明）於幾先。營惑利口。於是連兵十許年（曹刻脫年字）。國削民乏。渺然視太平之象。更若捕風繫影。初惠昭（曹刻誤會招）太子少有遠見。力諫上不知息兵養民。不蒙聽納。忽忽自失。以至暴亡。至是上痛自懲艾。復思太子語。往往涕下交頤。自議南還（曹刻誤還）。豫章百不如意。邑邑無聊。以至捐棄服御。

叟嘗讀漢書。見班固贊元帝優柔大率頗似元宗。古今異世。而乃適同尊號。西都坐是不振。而南國亦復陰陰如日就暮。因感揚雄論魯不用眞儒（曹刻誤如）之說。又傳稱是儀也。非禮也。唯禮爲能定國。吁。非眞儒不足以救國之危削。非明禮不足以權國之安榮（曹刻誤樂）。元宗之（曹刻有字）。君臣殆（曹刻有亦字）有遺恨於此。

西平王周本經事諸楊。最爲純臣。雖不知書。而愛重儒士。賓禮賓屬。不撓其權。故所至稱治。後唐莊宗初入洛。吳遣盧藏致賀（曹刻誤作盧藏政賀）。帝歷數南朝大臣。尤多本。以爲忠勇。叟嘗記危全諷以十萬衆。據象牙潭。楚人爲圍高安。以爲之聲援。朝廷旰食。嚴可求薦本可以爲將。本堅辭不肯起。徐自建白曰。往年長洲之

戰，非不敵也，特以上將權輕，下皆專命，互相觀望（曹刻脫望字），以至軍不克振。今必見委倘不設偏裨，老臣願出死力，以報厚恩。朝廷許之。本方（曹刻誤）乃具選兵七千人，計日齎糧，晨夕兼馳，朝貴或有追送者，不肯少留，且曰：兵事神速，停營信宿，衆寡情見，則不可用也。吾欲及其銳而使之，是時高安危急，人皆謂當先策援。本曰：不然。楚人非有戰心也，姑欲牽綴我師，使全諷（曹刻誤）鋒，得畢力爾。我必先擒此賊，彼自當解，遂直擣象牙潭（曹刻有二字），其壘（曹刻誤）疾攻之，全諷少（曹刻誤）狃，其衆且笑本率易殊不顧，吾（本先遣勁卒穿出其後）乘高疾呼，撫人大崩，矢石未及接，爭赴水以死。本建大將旗鼓，徐趨而薄之，全諷據胡牀瞪視，不及指揮而就擒。我軍大讙，楚人果宵遁矣。

叟嘗壯西平此舉，以爲近世未有成功之速如此比者。嘗見中朝常丞相袞有言曰：自二漢以來，每有兵戎，必建專征之帥，衛青、霍去病專統五道，連率九郡之師，遂清漠北。竇憲發北軍五校，黎陽沿邊十二郡騎及羌胡匈奴兵，卒勒燕然。魏命夏侯惇都督二十六軍，留鎮於巢，終成帝業。晉命王濬、杜預等七軍都督二十萬衆，卒平東吳。後周時，奚胡雜種，叛於（曹刻誤）放，夏州一城之難，賊衆至少，猶命于謹（曹刻缺于字）置大行臺，統五州軍事以討平之。隋五原部落雜叛，敵甚易取，亦使高熲（曹刻誤）頴，領行軍元帥以出征，及國初輔公祏（曹刻誤）祐，反丹陽，命李靖爲副元帥，統李勣（曹刻誤）績等七總管以擒之。吐谷渾（曹刻誤）潭寇邊，命任城（曹刻誤）臣王道宗等五軍擊（曹刻誤）繫，降之。開元以後，天下無事，戎鎮玩安，浸紊經制，然至德以來，尚有統帥也。唯鄴（曹刻誤）業城之役，九節度之師，逡巡而潰，以無統帥，無所制命故也。吁！纔牽纔（曹刻誤）遽，俱長則

顛蹶分俟。驂服共駕。則輪輿必奔。曹刻誤命。孰謂西平不知書耶。蓋與兵法可謂闇合者矣。高審思守壽春。大爲儆曹刻誤敵。備晨夕出號刁斗。相屬躬率士卒。繕完城壍。樓櫓渠荅。色色整飭。曹刻誤飾。或誚以爲選懦。大不何曹刻脫可字。以示敵也。掾史聞而恥之。因閒入白曰。此城天險。號曰金湯。今以明將軍之威。士卒莫不效命。亦安用曉昏孜孜。勞苦神算者耶。審思笑而荅曰。君以老兵爲怯耶。夫兵固多變。不可以不懼。曹刻慎過而防之。策之上者。君但治曹事。看老兵格虜如何爾。一旦北兵奄至城下。先使水工奪城中水道。穿濬所從入。每礙於角。勒不得進。又爲曹刻誤馬。棚車載兵。以臨城上。城中飛竿起火。隨方而焚之。立盡。又爲地道。潛攻向城。而隧之所出。適與金鼓相值。北兵相顧失色曰。此眞守邊將軍也。解圍而去。行未數里。而審思先爲潛機。載勁卒行地中。遶出北兵之前。曳薪揚塵。岔埃漲天。鳴鼓疾呼而至。北兵瞷眙。曹刻誤吏皆以爲從天墮也。審思又發騭門。出衆夾而攻之。北兵殲焉。由是終審思之世。壽春不受圍。向日掾史曹刻拜而言曰。將軍天也。愚不能及矣。曹刻也。

曳曰。古之善將兵者。能勇能怯。能弱能強。高審思其有焉。

徐丞相玠。反覆於楊李之際。竟意。曹刻以恩澤自固。累臨方鎭。率以貪濁聞。其性本好神仙。曹刻無其本二字。頗修服餌之術。然乃以賤價市丹砂之下者以充其用。

曳曰。彼甘心以營服食。蓋至誠以愛其軀命者也。尙猶顧惓若是。求其涖官政。處國事。夫又何觀。吁。充

徐侯曹刻脫侯字。之操。眞所謂膏肓之疾歟。

烈祖初造唐。勞心五十餘年。須髮爲之早白。其所以側席傾遲天下之士。蓋可（曹刻所）謂無所不至者矣。然僅得宋齊邱、孫忌、李建勳等數人而已。就數人中。孫與宋不能善終。而鍾山公又雅尚廉退。是以三世開國。而譜傳所錄。無大可紀者。當是時。天下瓜裂。中國衣冠多依齊臺。（曹刻誤堂）以故江南稱爲文物最盛處。然其濯濯如此云爾。及宋子嵩用意一變。羣儉（曹刻誤險）。人乘資以騁。二三（曹刻誤）。馮查陳。遂有五鬼之目。望風塵而投款者。至不可以數計。彼正人端士。雖數路廣取。勞謙遲久而不可以多得。翕訛詭隨之黨。順風一呼。而肩摩踵決。唯恐其不容。天意之不齊。乃至於是。

叟曰。昔漢武帝營甘泉宮。度爲千門萬戶。以致神靈。是時南山（曹刻脫山字）中有所謂卷舌柏者。（曹刻脫者字）一名側柏。一名珠子松。帝愛其糾纏下垂。如建翠鳳之旗。如仙女委珮。其色相照耀。有如奪人之目。因詔凡旁南山諸縣。如藍田等處。（曹刻無縣如二字）率歲致三十本。列植于階廡之間。考漢之諸帝。唯孝武長年。以歲計其所致。不知其爲數幾何。其後孝元帝用諸儒之說。盡廢諸祕祝之祠。自武至元。爲日亦未幾也。祠官長陵董可宗。按行故宮。求識所謂珠子松者。漫不可復得。毀垣斷塹。但有胡耳等蒙密充牣乎其中。彼所謂胡耳者。本西域植物。中國故無有也。自張騫通諸國時。有爲羊馬之獻者。胡耳之實。偶綴於毛端。因得遺種五陵人所謂鄙棄樵牧（曹刻誤物）。以爲下材者。霜冬就槁。常困（曹刻誤因）焚如之禍。嗚呼。近如南山。而過爲萬乘之所愛錄。又率歲以致之側柏。顧不能存之於數十年間。遠如西域。特因（曹刻誤如）羊馬之殘纍。而燔芟鄙賤之餘。未有如胡耳者。而乃延曼彌滿。至不可勝除。然則是果天意歟。是果非天意歟。

千世之下而士之多感激者必將潛然於叟之斯言。

太祖討李重進於揚州。南唐遣馮延己受命。太祖召對。謂延己曰。凡舉事不欲再籍。我遂欲朝服濟江。汝主何以相待。延己對曰。重進姦雄聞於一時。尚且一戰就擒。易如拉朽。彧爾小國。誠不足仰（曹刻誤傾）煩神慮。但江南士庶眷戀主恩。各有必死之志。若天威（曹刻脫威字）暴臨。恐須少延晷刻。大朝儻肯捐棄數十萬卒。與之血戰。何慮而不可。太祖笑曰。吾與汝主。大義已定。前言聊以戲卿耳。

叟嘗謂延己此言。可以寒心。遭逢太祖聖德宏達。籠絡宇宙。方且置江南於度外。是以延己小夫。（曹刻失夫字）奉使失辭。曾不加質責。聊答之以一笑也。向極褊量如魏祖。有忮心以隋文。則延己之斯言。乃爲致討之因矣。曾憶春秋時。齊魯構兵。齊侯謂魯之行人曰。魯人恐乎。對曰。不和則有之。恐則未也。齊侯曰。野無青草。室如懸磬。何恃而不恐。對曰。其小人痛其父兄之讎。不能茹度。而願致其死力。何有於恐。君子則更悼失言以致君討。且曰。先公僖桓（曹刻伯）以來。世尋載盟。祖宗之言。明神實聞。無寧及君之世。而肯覆其成。唯此之恃。亦何有於恐。齊侯曰。善。解兵而加聘焉。是故小之所以事大。信不諭焉。將託傳於說辭。忠信以守之。說辭以行之。猶恐不免焉。故曰。延己此言。可爲寒心。

義祖嘗夢臨大水。水中有黃龍無數。旁有一古丈夫。冠服如三禮圖所畫節服氏之形。荷一大戟而立。語義祖曰。汝可隨意捉之。義祖自身而入。捉得一龍而出。驚悸而覺。未幾。掠得（烈祖）養以爲子。又烈祖（曹刻唐刻）一日晝寢。夢一黃龍出殿之西楹（曹刻檻）。矯首內向。如窺伺狀。烈祖驚起。使人偵之。顧（曹刻脫顧字）見元宗方倚楹（曹刻檻）。

而立。遣人候上動靜。於是立嫡之意遂決。後主時。潯陽潮退。有一大鰌。環體於洲上。時時舉首喁喁。水自腦而出。數日乃死。瀕江之人。饜食其肉。世說以爲海神鑿腦取珠。因以致斃。

叟時不悅。知江南[illegible]將除矣。何則。受命之初。黃龍入夢。今龍之弗兆而海鰌見形。夫鰌之不可以爲龍也。顧其軀體雖大。亦何所益。然且不容於其藏。而暴露於江渚。骨節解而膏肉分。非亡徵而何。

後主天性喜學問。嘗命兩省丞郎給諫詞掖。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賜之對坐。與相劇談。至夜分（曹刻脫分字）。迺罷。其具（曹刻誤具）。論國事。每以富何爲務。好生戒殺。本其天性。承盛國之後。羣臣又皆尋常充位之人。議論率不如旨。嘗一日歎曰。周公仲尼。忽去人遠。吾道蕪塞。其誰與明。乃著爲雜說數千萬言。曰。特垂此空文。庶幾百世之下。有以知吾心耳。

叟昔於江表民家。見竊寫眞容。觀其廣顙隆準。風神灑落。居然自有塵外意。會大明在天。爝火不約而銷滅。興王撫運。四海居然而面內。加之保大以來。國謀顛錯。民困財匱。百度隳紊。後主適當頹年。勢不能支久。蓋亦天時人事（曹刻云蓋一時天時人事）。互備於斯（馬旁毛本無馬字）。

徐鉉與其弟鍇久被眷顧。家素（曹刻業）富貴。多收（曹刻收字）奇書。弟兄皆力學。以儒術名一時。是以後進晚生。莫不宗尚。唯張洎、潘佑每每詆譏。蓋二人負其才（曹刻詞）藻。不肯少自低下故也。及鍇早卒。鉉後遂當國。洎因詭與之合（曹刻因詭誤作問說）。遂出力共擠佑。佑以故多不下（曹刻誤調）。世出（毛本出下有）指徐爲少容。而恨潘以不讓。交以爲失焉。及潘以直諫死。士大夫仰高其德名。爲爭作詩誄以哀之。是時鉉方從容持祿。與國俱亡。故主公論者。

少貶其所爲。叟比（曹刻脫比字）聞鉉及湯悅奉詔書江南事。居處猥僻。夫及見其成書。然妄意深疑徐尙有忮心。或將幸潘之歿而厚誣潘於泉下。夫佑實疏雋。爲人少法度。譬如長松古梧。固自磊砢多節目。乃若趣操（曹刻脫乃若趣操四字）。必不肯忍爲非義也。平居一言之不酬。雖卽刎決而不顧。及其當大事。立危議（曹刻云立爲議論）。挺然不回。去古人亦何遠之有。後主既已誅佑而察其無他腸。意甚悔之。是以厚撫其家。語及佑事。則往往投饋至。爲作感傷之文。此南州士大夫所共知也。叟誠逆詐。貪書其事。以遺後之人。使正史或出。不能傳其謬悠。是亦仁人之用心也。

盧多遜來聘。南伐之形見矣。後主亦微知之。因遣使乞受封冊。不報。甲戌歲。季穆銜命。詔後主入陪郊禋。舉國震恐。後主恇擾。辭疾不敢赴。九月。王師尅池州。先是江南夙將並以殂歿。主兵者多新進後主大臣。皆嫌嬰取容。幃幄籌議。自相隳毀。其閒輕佼（曹刻狡）者。日幸兵戈之興。以爲功名可圖。張遇、鄭彥華不請於朝。遽以輕兵北襲建安軍。又欲火滁州之郛。皆不克而返。上流鎭守。迎旗奔潰。王師不血刃而傅城下。先是光政使門下侍郎陳喬自以爲忠義可以（曹刻誤與）謀國。後主亦雅信之。於是誅皇甫繼勳。定爲城守之計。城中有盧絳者。粗名驍勇。舊經征戰。人心倚以爲固。喬（曹刻脫喬字）因與之爭言氣。白後主遣率所領拔南徐（曹刻誤滁）。絳受命。鳴鼓整旗。由水道方舟而出。王師知其必死。爲開圍而縱之。自是孤城坐守。無復方略。會劉澄以京口降於（曹刻誤以）。越。盧絳轉入宣歙山閒。中外喪沮。始有請降之議。其日後主悉坐羣臣於殿下。

問計所從出。丞相徐鉉等皆唯唯不得對。陳喬建白。欲遣人冒圍。悉起上流之兵。背城一戰。降固未晚也。衞尉卿陳大雅舉笏而言曰。侍郎平日自謂赤心許國。是以陛下悉心相待。名位駸奕。（曹刻燊・龍）流輩所不敢望。今都城受圍。復欲遣何人犯難者耶。後主字大雅而謂之曰。審己儒者（曹刻人）也。平時尙欲急人之急。能強（曹刻脫強字）爲孤一行。所謂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也。大雅再拜而言曰。陛下十許年來。焦心養士。羣臣不能報稱萬分之一。今倉卒之際。至煩玉音反覆如此。臣罪合萬死。然臣愚以謂覆水之勢。殆於難圖。臣雖幸承威靈。恐不克辦。後主曰。我平生喜耽佛學。其於世味澹如也。先帝棄代。冢嫡不天。越升非次。（曹刻刻云・冢嫡不矢矢越稱非次・蓋誤）誠非本心。自割江以來。亡形已見。屈身以奉中朝。唯恐獲罪。嘗思脫屣。顧無計耳。竟煩天討。蹙迫如是。孤亦安能惜一日之辱。正以城圍淹時。旅拒既久。暴輸降款。將不見納。是以欲起上江征戍。共相影荅。然後投誠請命。於是亦或爲允。（曹刻見原耳・）大雅曰。陛下乏使令。不以下臣爲不佞。臣請死生以之。然敢問上江主帥。誰可委以集事。後主曰。洪州朱令賛。志不營私。其庶幾分孤之憂。大雅曰。臣頃經與之同事。至悉令賛之爲人。雖斷斷顧國。而無遠謀。頗愎諫而自用。臣懼非解紛之才也。後主曰。古人有言。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今日之急。遑暇於擇。大雅曰。臣請得奉將明命。都護諸軍進止。臣雖不武。願竭駑駘。或有千慮之一得。若與令賛共事。必無益也。後主色不懌曰。諸人平時高談鹵稷。眼前但欲爲任蠻奴計。孤亦何（曹刻誤日・）所託命也。因歔欷而起。晚出詔。付大雅發令賛等軍。督促卽行。大雅不敢復辭。以其夜三鼓。犯圍馳出。時令賛亦以圍聚江西軍馬。欲絡繹赴難。大雅至。勸令賛倍道星行。令賛不能用。乃於潯陽

口縛（曹刻誤繹）。大筏載糧糗軍資數十萬計（曹刻誤許）。行至石牌營於新開河口。是日苦霧晝集。如帟幕籠罩營上。雖對面人顧不見其掌（曹刻誤拳）。自（曹刻在）外來者。言有白氣如虹。上亙於天。大雅謂令贇曰。吾輩爲勤王之舉。而奇祥若斯。公宜審度。不可忽也。令贇亦畏懼不悅。斬有罪者數人。引軍以行。次日至虎蹲洲。軍士望見王師上有氣。皆如鴛翔鳳舞狀（曹刻狀字誤作壯）。咸知不敵。令贇謂大雅曰。僕此頭顱。決爲國家效一死。念與卿俱沒無益也。煩卿爲先事入白可乎。大雅曰。入城易爾。北兵氣象如此。願明將軍明算審數。勿輕舉動也。於是大雅馳還臺城。辛勤冒矢石。纔得潛入。君臣相持。嗚嗚泣下。大雅曰。令贇軍必無成。於是使喬草降表焉。其日令贇獨乘大航。高數十重。上設旗鼓。蔽江而下。王師聚而攻之。矢集如蝟。令贇窘不知所爲。乃發急火油以禦之。北風暴起。煙焰漲空。軍遂大潰。令贇死之。自旦至申。約降未定。而城北角陷。王師入城矣。陳喬羞悸。雉經於闕下。大雅拜辭後主。出投殿角井中。衣挂井幹。不得促決（曹刻云不得入）。兵入引而出之。統帥曹公義其事。下令葬喬以其品。又錄大雅使與後主自隨入朝。拜太子洗馬。歲餘忽忽而卒。

臾嘗聞此三人者。皆孤介特立。無游談之助。故致位（曹刻誤仕）。不甚通顯。及臨危效命。獨先於衆人。乃知忠義激發。見於臨事。有如此者。臾嘗（曹刻每）欲爲之作傳。苦不知其譜系。今行且老矣。私念不腆之文。不足以表襮。況復（曹刻脫復字）國亡之際。舉朝持祿。相爲沈淪。往往爭言其君之短長。以自媒衒。甚可醜也。彼其視朱陳死事。大雅忘身。宜其媚忌而橫相詆訾。必欲其無傳而後止。吁。此臾所以執筆涕下浪浪而不自禁者也。

丞相孫侯忌之在重位也。介獨自守。不接見賓客。生平所不喜者。惡之不能忘。其與宋齊邱馮延己輩。幾如不同天之讎。及將命周朝。自知不免。私謂副使王崇質曰。吾思之熟矣。終不忍負永陵一抔土。餘非所知也。是時（曹刻誤故）鍾謨亦拔自下位。預聞國事。銳意有爲。而不肯比數時輩。朝臣嫉之。上下側目。及北使還朝。爲唐鎬所擠。卒以竄死。

臾嘗謂此二人者。志業不同。雖俱負許國之志。至死而不變。乃如經濟庶務。位在百工之上。則似非臾之所聞。何以言之。夫宰相者。（曹刻無者字）大官也。處大官者。不務小察。不規小智。故曰。大匠不斲。（曹刻誤作大臣不斷）大庖不豆。大勇不鬬。大兵不寇。齊桓公問相於管仲矣。管仲對曰。鮑叔之爲人。清廉潔直。視人不己若者。不以比之於人。聞人之不善。入耳而不能忘。無已則隰朋其可。其爲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無已則隰朋其可。夫宰相者。鮑叔之所不能爲也。（曹刻無也字）而（曹刻無而字）亦何有於（曹刻誤以）孫鍾。孤剌而狠狽。（曹刻誤狙）雖周公亦不足觀也已。獨孤郁有言曰。今之在位者。其無公歟。見一善。莫之或稱也。其意則曰。非我事也。苟以爲非我所當事。（曹刻誤作非我是苟也。曹刻誤以爲非我所當。）則無所往而非我事矣。（曹刻也。）無所往而非我事。天地之間。無乃大寂寥矣乎。今孫鍾之量。不直以爲非我所當事而已矣。蓋又挈挈（曹刻脫一挈字。）焉規露其所有。唯恐人之或先於我也。（曹刻脫也字。）曹刻誤是事。）以護前而排下。欲以兩手爲天下之障。嗚呼。天地之生材也實難。宰相者。當代天工以匠成庶類者也。其不任責。則必有大譴。今孫鍾非止不任責也。操一國之勢而顧與士爲讎。然則卒罹於

非命者非不幸也。曹刻云非所謂不幸也。曹刻誤陛。朝見黨人互相推挽。日以謬悠膏試之說。聾瞽朝聽。夢錫大驚。因發狂歸杜門。匄外補。又數年復還朝列。會上已日朝貴出秦淮遊讌。坐中有詆大朝事者。夢錫瞪目戟手曰。諸君平時每言致君如堯舜。今返自爲小朝耶。衆莫之對。夢錫歸。遂上表歷指權要朋私賣國及發宰執狼籍數事。朝廷不能加察。以其語大忤奪官流徙。夢錫因忽忽不得志以卒。待當作逮。後主時方追加甄贈。曹刻無所字。曹刻有也字。曹刻誤言。上古之時人僞未熾。有所謂指邪戒佞之草。非能切痛於人也。然其芒穎之所搖。已足以破非心於肝鬲矣。德之下衰。文姦而飾詐者漸起。於是有神羊獬豸之獸。造形而致觸。然未尙疑是尙未。有聲氣也。而其頭角之所取。亦足以判曲直。明是非。德又下衰。混淆而區處。以智力相軋爭。其消息乃如寒暑之序。而莫得其端倪。不可復以衡毛本作衡。今從曹刻。決矣。迺有悻悻頮怒之氣。鍾於中不能已。句似有誤。或是不能中節之士。叫號疾呼。陵等曹刻誤爭。而犯分不惜其軀命。而貪以其不訾之孤力。思有以拔山之根。黨雖且不格以死亡。猶曹刻誤有。將使後世之下。粗有堅操者。亦皆爲之毛髮森懼。有如夢錫者。眞其人歟。吁。自草而獸。自獸而人。至於人亦極矣。而又且不勝焉。吾不知繼其後者又將孰恃以寄其直耶。冥冥之上。不曰有天乎。借或天且恝然而不以爲事。則吾知其末如之何矣。

晉王景遂性好寶玉。嘗以玉杯行酒。坐客傳玩以爲希世之奇。贊善張易佯醉抵之地曰。貴寶賤士大曹刻脫大字。王不當如是。坐上客皆瞬眙失色。王斂容謝之。自是每慰薦易。及易當使海東。王驚促入白上。以爲

朝臣如張易不可多得。柰何遠使。使之冒犯風濤也。上曰。無憂也。如曹刻誤知・易之爲人。海神豈敢侮曹刻毀・之耶。

叟嘗謂人之常情。甘於耳目之近玩。而暱於左右之諛言。泯泯以終其身而不之知覺者。舉皆是也。古語有之。自曹刻脫自字・非聖人。不能受人盡言。張易輕以胸臆而迴宗藩之嗜好。非惟不加悛惜而更得褒敬焉。故張易言之無難也。晉王受之爲難。迴視坐上。逢意而贊奇之人。何啻奴顏婢膝乞匄者之所爲。夫彼既忍於是態矣。卒曹刻誤直・然而正直之言。橫出於其所不意。求其不沾沾巧讒以媚嫉正士者幸矣。則其瞷眙瑟縮。顏色不能自主。亦無足怪也。今晉王乃能超然出於流俗尋常之見。而危受國士之言於羣枉之中。至爲之終身愛惜。惟恐其不至。以是而迹王之所存。其有以大過人者。世之人連連於形迹之僞。而促爲斂容以謝者。蓋有之矣。然未必由衷也。未必由衷。則不能如王之慰薦易者矣。嗚呼。九泉而可作也。叟其曹刻當・擁篲於晉邸之門。

天長令江夢孫。初至官。吏白大廳妖怪不可居。請止便曹刻誤使・室。夢孫曰。勿卹。吾自當之。既夕。果有魅呼笑而至。掀投牀几。叩寢室疾呼曰。江夢孫速出。夢孫臥聞。荅之以詬。乃整服朝服。秉執出戶。燕鑪奠爵而祝曰。不知何人。輒敢召縣令。夫令曹刻脫令字・爲民長。必有正廳以御羣吏。汝或爲神。必當受民祠祠。曹刻祝豈得非理禮曹刻・與王者主宰爭居官府。日月昭晰。吾當奏白。曹刻上奏・汝雖後悔。其可及乎。由是閱然。不復聞靈響矣。

叟曰。太古之時。民神雜擾。申命重黎。絕地天通。禹鑄九鼎。以圖神姦。使人人（曹刻脫一）字。通知其名象。雖入山林而繆螫（曹刻缺螫字）。弗祥之氣弗敢奸也。聖人之所以慮天下後世者。可謂詳盡矣。今天長之魅。乃據縣令治所。而與其官長爭處。吁。豈不怪矣乎。然而人之（曹刻無之字）。心靜者。天地可鑑也。日月可照也。出其言而不戾於正。則羣枉者必將撓服。考夢孫之所以行己者。魅固不格矣。柰何尙且恣睢作爲。淫威及閭正言。然後情得意沮。藏匿伏息。彼亦下愚之類。非所謂黠鬼也。

宋子嵩初佐烈祖。招徠俊傑。布在班行。如孫晟、韓熙載等。皆有特操。議論可聽。及晚年惑於陳覺、馮延己等。更疎薄平時素所知奬者。新進用事之人。勢聲氣燄。往往炙手可熱。孫丞相等嘗所歎吒。一日晟閒見齊邱曰。君侯以管樂之材。當阿衡之地。好惡舉動。不可不審。且人主所與共心意者。近則法從數君子。遠則七人之列。與三院御史。皆繩愆糾繆之任。又勸講金華。所以開發上聽。羽儀儲宮。所以（曹刻無所以二字）。隆重國本。皆須搜擇碩德。其性方整（曹刻正）。重質（曹刻脫重質二字）。有守而不回邪之人。比日所除。羣聽尙且不愜。將復何所冀耶。齊邱曰。無忌素以大量稱。號能容同（曹刻脫同字）。異者。方今大業草創。實藉衆俊。柰何銖稱而衡較。且人全材實不易得。若以一節一目而廢其尋常。僕懼無時而可以得人也。晟曰。不然。僕聞之。昔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曰。所入者變。其色亦變。凡五入而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愼也。舜染於許由、伯陽（曹刻誤楊）。禹染於皐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以染當。故王天下。夏桀染於羊辛（曹刻誤辛）。岐踵之戎。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曹刻脫祭字）。敦。此四王者。所

染不當。故爲天下僇。今晟之私憂過計。非謂求備於人材也。畏所入者變。則其色亦變也。夫戒在於所（曹刻脫所字）染。豈惟人主則然。自千乘之國。百乘之家。以至於士庶人。無不其然。君侯德操內定。洞鑑情僞。灼知事物之數。小夫憸人。固無窺察晟實。恐九重淵深。四聰（曹刻譌聽）之路。不宜壅塞。倘若左右前後。坌至霧集。政當（曹刻脫當字）有嫉受之垢。或可以移乾剛之斷。當爾之日。君侯方將挈其（曹刻缺其字）契領。無所及矣。晟本羈旅之餘。智意昏痗。誠感主上不世之遇。而懷君侯推轂之私。故貪竭其罷駑（曹刻譌驚）之思。唯君侯才幸。又數日。韓熙載入見齊邱曰。小人今旦出郊。見羣兒爲飛鳶之戲。竊有所感激也。今爲相君言之可乎。齊邱曰。願聞之。熙載曰。夫飛鳶之初逝也。其絲發於輪。緩急在掌握之間。或上或下。蓋唯羣兒所欲爾。及空迴風迅。線尾端（曹刻重端字）直。時或激昂動搖。羣兒相語曰。此名索線也。愼不可縱。縱則斷線而去矣。執線輪者心知其如此。然獨念其決起（曹刻譌豈）可以快一時之觀。而又力亦有所不能加。力不能加。則雖欲不縱。亦不可得也。既縱之後。怦怦如鼓。危絃其聲琮琤（曹刻譌琮琤）。忽一得勢。則大挽裂以往。或盤珊太虛之上。或投於滄洲杳渺之外。或罥於積莽翳薈之間。羣兒躡斷緒。窮荒徑。盡日力而不可得。踵穿衣決而返。至爲其親加扑捶焉。嗟夫。世事大有似此者。願相君以爲念。齊邱曰。日者無忌有言。於齊邱之心。鼎鼎然。今叔言之辨。可謂微矣。吾方思之。異日有以教我。願有所承。熙載曰。天下之勢。蓋又有勢於此者。須別日（曹刻譌者）謁之。及馮陳朱宋。（曹刻譌）查之黨成。齊邱地在嫌甚。不得已。遜於九峯之谷。一日晨起覽鏡曰。吾貌有慚色。應愧孫無忌韓叔言。蓋謂此也。

叟曰。儉猾之移人也。顧不怪哉。宋子嵩心知其故而且不免焉。古詩有之。當路莫栽荊棘樹。他時免挂子孫衣。乃如子嵩。則身罹其難。由其用智之不明故也。惜夫。曹刻矣。

山東有隱君子者。素負傑曹刻出。人之材。與昌黎韓熙載同時南渡。初以說干宋齊邱。爲五可十必然之論。大抵多指湯武伊呂事。齊邱謝曰。子之道大。吾懼不能了此。因引以曹刻誤以引。見烈祖。烈祖曰。江南之埒曹刻地。如覆敗。子幸何以教我。對曰。昔關中父老語劉德輿曰。曹刻云。長安千門萬戶。是公家百姓。五陵聯絡。是公家墳墓。捨此將欲何之。故小人亦以是爲明使君願。倘不能拓定中土。王有京雒。終不足言也。烈祖頗喜其言。然以南國初基。未能用也。曹刻之。遂擢爲校書郎。縻以羣從事。雅非其所欲也。於是放意泉石。以曹刻脫以字。詩酒自娛。及嗣主登位。韓叔言表薦其名。召將用之。見於便殿。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已。邦國大計。非臣所能知。嗣主賜之以酒。飲卽徑醉。溺於殿陛之曹刻無之字。下。上笑曰。眞隱士也。賜田五畝以遣之。遂卒不仕。

博按此亦叟虛自事也。賜田五畝。馬陸南唐書俱作五頃。十國春秋作百頃。彼此懸殊。南唐書所載似爲近之。○又按毛本作五百畝。與馬陸書五頃合。

叟嘗聞帝者得其根荄。王者得其英華。霸者得其附枝。小之不可以爲大。猶東之不可以爲西也。有如之人者。邀說烈祖以王者之事而不合。則有卷之而已矣。夫豈肯斲而小之也哉。

昌黎韓熙載字叔言。慷慨有才學。嘗著書號格言。傳於世。家故富豪。頗好侈汰。不爲烈祖所禮。元宗愛其詞章。且東宮舊僚也。故驟見任用。在朝挺挺諒直。不爲權勢所喜。至誣以縱酒黜爲和州司馬。其實熙載酒量。涓滴而已。久之。復入綸掖。誥令典雅。有元和風采。江表碑碣大手筆。咸出其手。初熙載自以羈旅被

遇。曹刻用・思展布支體。以報人主。內念報國之意。莫急於人材。於是大開門館。延納雋彥。凡占一伎一能之士。無不加意收采。唯恐不及。雖久病疲苶。亦不廢接對。至誠獎進後輩。乃其天性。每得一文筆。手自寫繕。展轉愛玩。至其紙生毛。猶不忍遽捨。後房蓄聲妓。皆天下妙絕。彈絲吹竹。清歌豔舞之觀。所以娛侑賓客者。皆曲臻其極。是以一時豪傑。如蕭儼、江文蔚、常夢錫、馮延巳、馮延魯、徐鉉、徐鍇、潘佑、舒雅、張洎之徒。舉集其門。熙載又長於劇談。與相反覆論難。多深切當世之務。故熙載每有表疏論列。聞聽嘉・曹刻聽翕然。以爲當愜。曹刻愜當・後主卽位。適會朱元反反曹刻缺字・叛。頗有疑北客之意。唯待熙載不衰。又熙載曾將命大朝。留不得遣。有詩題館中曰。我本江北人。去作江南客。還至江北時。舉目無相識。清風吹我寒。明月爲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時宰見而憫之。爲白天子遣。還以此之故。嫌疑不及。然曹刻脫嫌疑不及然五字・熙載內亦不自安。因彌事荒讌。殆於廢日。曹刻殆於廢日作計日・俸祿之數。不得充其用。及身沒之日。後主痛惜曰。天奪吾良臣何速也。遂不爰立。曹刻脫遂不爰立句・顧左右曰。今將贈熙載以平章事。前代嘗有此例否。或對曰。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卽其例也。後主卽日出手書詔。贈以平章事。追謚曰文靖。葬於梅嶺岡謝安墓側。江南人臣恩禮。少有其比。

叟嘗謂進賢受上賞。啟賢蒙顯戮。此興王之令典也。及讀虞書。稱天秩五禮。天討五罪。又大易之辭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乃知興王之所曹刻初・曹刻談柄以賞罰者。是乃天意也。宋子嵩、孫無忌以才名高於南唐。子嵩在位三十許年。歷處權任。然睚眦自大。而尤恨人之不同己者。無忌鐵心石腸。落落以

忠亦自許。至其論人材則門下蓋如掃焉。二丞相之死雖其事不同。而皆罹非命。幷其孫子殄殲無遺。叟意其爲天之所殛故也（曹刻無故字。）韓叔言雖奉養過膽。動罣譏議。處世逼迫。略無好悰。然身死之日。備享哀榮。蓋其平生特以愛禮人士爲稱而已矣（曹刻云時以禮下人士爲稱矣。）叟又意其爲天之所佑故也。夫天之所爲人莫之知。雖勇如若（曹刻若字。）賁育者（曹刻無者字。）不能支。亦不能移也（曹刻云亦所不能移者也。）後之有位之君子。其戒之哉。其戒之哉。

劍浦人陳陶。學通天人。自負台鉉之器。不肯妄干託乞（曹刻）。及聞宋子嵩秉政。凡所薦擢。率浮靡（曹刻誤有。）險佞。陶自知決不能入。因築室南都之西山。以吟詠自放。及齊邱出鎭。陶更有蒲輪之望。仍自詠曰。中原莫道無鸞鳳。自是皇家結網疎。故與水曹郎任畹相善。以詩寄之云。好向明時薦遺逸。莫教千古弔靈均。朝廷亦自知其名。欲加召用。會割江多故。未暇也。是時江南多妖孽。彗孛晝見。陶察運祚衰替。不可扶持。遂絕意於薦紳。專以服食鍊（曹刻脫食鍊二字。）氣爲事。又詩有云。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語疎。又云。近來世上無徐庶（曹刻云近世上無徐庶輩。）誰向桑麻識臥龍。又云。蟠溪老叟無人問。閒列桓梨教（曹刻論。）六韜。桓梨其二子小字也。或問其優劣。陶荅曰。味雖不同（曹刻云楂梨不同。）皆可於口。

叟嘗謂明王馭世。哲匠宰物。要當使一世之士（曹刻云要使一世之中。）相爲低昂（曹刻無相爲低昂句。）無有齎志遺恨者。夫然後物物得其（曹刻無得其二字。）平。夫是之謂太平。昔應侯與賈子坐於堂上。聞門（曹刻誤有。）有鼓琴（曹刻悲。）悽之聲。應侯曰。一何悲耶。賈子曰。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夫張急者良材也。調下者卑處也。取彼良材而卑處之。能勿悲

矣乎。曹刻能無悲乎。是故騏驥不遺能於良樂。良寶不藏耀於隋。曹刻隋字。郢。蓋其輝。曹刻誤耀。光夜射。則價高秦趙。飛騊滅沒。曹刻無沒字。則則字。豈論燕越。物尚有之。士亦宜然。庚闡有云。曹刻無庚闡有云四字。桂林生於五嶺。杞梓出於南荊。夫以卉木之盛猶載在方志。曹刻云夫以卉木力志誤。況千里之朝懷其良彥。而俾之滯於常流。曹刻脫俾之滯於常流六字。莫登於龍津者乎。故叟以陳陶之志業考之。曹刻誤作故叟一陳之。有以知唐室之不競。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稱叟爲山東人。不著名氏。清泰中避地江表。營釣磯以自隱。李氏亡國。追記南唐興廢事。得百二十餘。疏于此書。今本直刊爲史。虛白撰。不知何所據也。錢又引其自序中語云。文慤子山之麗。興哀則有之。才愧士衡之多。辨亡亦幾矣。今無此序。而事亦止二十九條。知所刻非全本也。乾隆丙申重九。枚菴漫士吳翌鳳記。

明年丁酉九月十日。借滋蘭堂朱氏所藏汲古閣舊抄本。校正誤闕。補錄卷首脫簡。略成善本矣。何小山一跋。并附于左方。漫士又書。

釣磯立談。往見崑山徐司寇大字宋本。紙刻精好。迄今猶在目中。昨于殘臘。買得此本。頗以肯抄拙劣爲弃。頃偶將曹氏新刻粗較。曹刻脫誤。不勝其多。開册便缺二版兩行。又少一序。後此脫誤。版版皆是。不可枚數云。康熙乙未秋末。小山記。

右釣磯立談一卷。作者自稱曰叟。不署姓名。據十國春秋。以爲南唐史虛白撰。棟亭曹氏刻于維揚。遂以其名列之首簡。予以自序及他書考之。蓋虛白仲子之筆也。虛白在烈祖時。曾爲校書郎。故序稱先

校書。又龍袞江南野史云。虛白二子。長早卒。次舉進士。孫温。咸平中擢第。今序有云。使小子温成誦于口。知其出于仲氏矣。卷中述虛白事。曰隱士。曰山東隱君子。並諱先校書之稱。或者疑之。考虛白初以說干烈祖。度不能用。遂絕意世事。犢車載酒。山童負瓢。超然塵埃之外。身隱焉文。此固其先志也。元本凡百二十條。已亡佚過半。棟亭刊本。復多殘闕。枚菴漫士得汲古閣舊鈔。凡殷徵桓構惇廓等字。俱諱末筆。一仍宋刻之舊。頗稱完善。因就曹本詳加讎勘。補錄自序一首。脫簡二。譌訂其缺誤。復數百字。頓還舊觀矣。丁酉孟冬。予訪舊吳閶。獲從枚菴借錄。既賞毛本之佳。益惜曹刻之陋。遂命梓氏亟刊正之。且以酬枚菴校錄之勤也。乾隆戊戌二月上浣。得閒居士鮑廷博識。

附錄

處士史虛白北海人也清泰中客遊江表卜居于潯陽落星灣遂有終焉之志容貌恢廓高尚不仕嘗對客弈棋旁令學徒四五輩各秉紙筆先定題目或爲書啓表章或詩賦碑頌隨口而書握管者略不停綴數食之間衆製皆就雖不精絕然詞彩磊落旨趣流暢亦一代不羈之才也晚節放達好乘雙犢版轅挂酒壺於車上山童總角負瓢以隨往來廬阜之間任意所適當時朝士咸所推仰保大末淮甸未寧割江之際虛白乃爲割江賦以諷曰舟車有限淞汀島以俱開魚鼈無知尚交游而不止又賦隱士詩云風雨揭卻屋渾家醉不知其譏刺時政率皆類此元宗南幸道由蠡澤虛白鶴氅杖藜謁鑾輅於江左元宗駐蹕存問頒之穀帛又知其嗜酒別賜御醒數壺以厚其意也他日病將終謂其子曰皇上賜吾上樽飲之略盡固留一榼藏之於家待吾死日殮以時服置拄杖一條及此酒於棺中葬之足矣四時愼勿享奠有益勞費何利死者吾當不歆矣洎卒家人一遵遺命而其子頓絕時祀每因節序必修奠訖燕紙緡於靈座紙皆不化用意焚之火則自滅遂不復更祭奠矣鄭文寶南唐近事

史虛白者山東人世習儒學長而富文與昌黎韓熙載友善唐晉之間中原多事遂相與渡淮會先生輔政偕詣建康聞宋齊邱總相府事虛白乃放言謂人曰彼可代而相矣齊邱聞而恨之然欲窮其伎乃命寮屬宴之以倡樂試之以牋翰使女奴索諷弄脫此句似有誤多方擾之虛白談笑獻酬已貽他和口手應接曾

未暫滯。衆不能屈。乃延語政治。多引湯武伊呂之說。齊邱之志乃霸術。以虛白爲邊略機務。此句似有脫誤。乃引見先主。說之曰。今君據有江淮。摘袤山海。人庶豐阜。京洛之地。君家先業。今且亂離。人思舊德。君苟復之。易若屈指。先主雖喜其說。然以初基。方輯睦鄰境。未暇他顧。與韓熙載並署州郡從事。聊以羈縻。俟更大用。而虛白意頗不平。恥其初言失。因褒衣博帶。縱檝南游。至廬山。與佛老之徒。躭玩泉石。以詩酒自娛。不干世務。久之。嗣主卽位。韓熙載薦之。詔至金陵。命登便殿燕飲。與之計事。虛白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已。邦國大計。不敢預知。因醉溺於階側。嗣主曰。眞處士也。遂賜田五百石。還迨十年。嗣主幸南昌。既至星子。渚。復使召至問曰。處士隱居。必有所得乎。對曰。近得漁父一聯。乃命誦之。虛白曰。風雨揭卻屋。全家醉不知。嗣主聞之。爲之變色。賜粟帛遣還。未幾而卒。有二子。次舉進士。長早喪。孫温。咸平中擢進士第。龍袞江南野史。

史虛白。字畏名。家齊魯。虛白隱居嵩少著書。中原喪亂。與北海韓熙載來歸。時烈祖輔吳。方任用宋齊邱。虛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邱不平。欲窮其技能。召與宴飲。設倡樂奕棋博戲。酒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虛白方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綴。俄而衆篇悉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虛白數爲烈祖言。中原方橫流。獨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毋失事機。爲他日悔。烈祖不能從。虛白乃謝病去。南遊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雙犢版轅。挂酒壺車上。山童總角。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絕意世事。保大初。熙載爲史館修撰。薦虛白可用。元宗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知國家大計。賜宴便殿。醉溺於殿陛。元宗曰。眞隱者也。賜田五頃。放歸山。及元宗南遷豫章。次蠡澤。虛白鶴氅藜杖。迎謁道

旁。元宗駐蹕勞問曰。處士居山。亦嘗有所賦乎。曰。近得谿居詩一聯。使誦之。曰。風雨揭卻屋。渾家醉不知。元宗變色。厚賜粟帛。上樽酒。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高不可屈。肯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愧歎。卒年六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略盡。尚留一榼。吾死置蓼杖及此酒於棺中。四時勿用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歆。子皆從之。孫溫。天聖中。仕爲虞部員外郎。獻虛白文集。仁宗皇帝愛之。追號虛白沖靖先生。陸游南唐書

史虛白。山東人。世儒學。與韓熙載友善。唐晉之間。中原多事。遂因熙載渡淮。聞宋齊邱總相府事。虛白放言曰。彼可代而相矣。齊邱欲窮其技。因宴寮屬而致虛白。酒數行。出詩百詠俾賡焉。恣女奴玩肆。多方撓之。虛白談笑獻酬。筆不停綴。衆方大驚。及見烈祖。說之曰。今據江淮。擁袤山海。人民豐阜。咸洛之地。陛下之先業。世亂久矣。人思舊德。反旆長驅。易若屈指。烈祖雖善其說。然以初基方輯睦隣境。未暇北顧。乃署郡從事。虛白恥其初言之失。意頗不平。遂南遊廬山。以詩酒自娛。元宗卽位。韓熙載薦之。召見。問爲治之理。虛白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已。邦國大計。不敢預知。因醉溺于殿陛。元宗曰。眞處士也。賜田五頃。遣還。及晝江爲界。虛白爲割江賦以誚云。舟車有限。泯汀島。以俱閒。魚鼈無知。尚浮游而不止。元宗南遷。至星子渚。復召至。問處士隱居有所得乎。對曰。臣得漁父一聯云。風雨掇卻屋。全家醉不知。元宗變色。久之。復賜粟帛遣歸。卒于家。年六十七。馬令南唐書

史虛白。字畏名。世家齊魯。虛白隱居嵩少著書。中原喪亂。與韓熙載南渡。時烈祖輔吳。方任用宋齊邱。虛

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邱不平欲窮其技能召與宴飲設倡樂弈棊博戲酒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盧白方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綴俄而衆篇悉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因說齊邱以五可十必然之論多引湯武伊呂事齊邱謝曰子道大吾不能了此引見烈祖烈祖曰江南地如覆甌子何以教我盧白爲言中原方橫流獨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毋失事機爲他日悔烈祖喜其言而不能用擢校書郎稍遷州從事以羈縻之盧白恥初言失謝病去南遊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雙犢版幀挂酒壺車上山童總角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絕意世事保大初熙載爲史館修撰薦盧白可用元宗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知國家大計賜宴便殿醉溺于殿陛元宗曰眞隱者也賜田百頃放還山及淮甸不寧元宗獻江北地求成盧白乃爲割江賦以諷曰舟車有限泌汀島以俱閒魚鼈無知尙交游而不止已而遷都南昌元宗舟次鑫澤盧白鶴裘藜杖迎謁道旁元宗駐蹕勞問曰處士居山亦曾有所賦乎曰近得谿居詩一聯使誦之曰風雨揭卻屋渾家醉不知元宗變色厚頒粟帛又知其嗜酒別賜御醞數壺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高不可屈可使二子仕乎盧白曰野人有子賢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媿嘆卒年六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略盡尙留一榼吾死置杖藜及此酒于棺中四時勿用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歆子皆從之著有釣磯立談一卷言江南廢興事頗備　吳任臣十國春秋

刊誤

舜染於許由。墨子作許山。伯陽禹染於皐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以染當。墨子無以字。當去。故王天下。夏桀染於羊辛岐踵之戎。墨子云。於干辛推哆。夏桀染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墨子云。厲王染於公長、公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敦。墨子云。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穀。〇踵之戎呂氏春秋無之字。祭敦呂氏春秋云祭公敦。

右應補宋子嵩初佐烈祖一條內。

南唐近事

鄭文寶編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寶顏堂祕笈及唐宋叢書皆收有此書寶顏本較佳故據以排印

南唐近事序

南唐烈祖元宗後主三世共四十年。起天福丁酉之春。終開寶乙亥之冬。君臣用舍。朝廷典章。兵火之餘。史籍蕩盡。惜夫前事十不存一。余匪鴻儒。頗常嗜學。耳目所及。志於纕紬。聊資抵掌之談。敢望獲麟之譽。好事君子無或陋焉。太平興國二年歲次丁丑夏五月一日。江表鄭文寶序。

南唐近事

宋　江表鄭文寶　編

烈祖輔吳之初。未踰強仕。元勳碩望。足以鎮時靖亂。然當時同立功如朱瑾李德誠朱延壽劉信張崇柴再同周本劉金張宣崔太初劉威韋建王綰等。皆握強兵。分守方面。由是朝廷用意牢籠。終以跋扈爲慮。上雖至仁長厚。猶以爲非老成無以彈壓。遂服藥變其髭鬢。一夕成霜。洎曆數有歸。讓皇內禪。諸藩入覲。竟無異圖。

烈祖嘗晝寢。夢一黃龍繚繞殿檻。鱗甲炳煥。照耀庭宇。殆非常狀。遍而視之。蜿蜒如故。上既寤。使視前殿。卽齊王凭檻而立。偵上之安否。問其至止時刻。及視向背。皆符所夢。上曰。天意諄諄。信非偶爾。成吾家事。其惟此子乎。旬月之間。遂正儲位。齊王卽元宗居藩日所封之爵也。

江都縣大廳相傳云。陰有鬼物所據。前政令長升之者必爲瓦礫所擲。或中夜之後毀去按硯。或家人暴疾。遺火不常。斯邑皆相承居小廳蒞事。始獲小康。江夢孫聞之。嘗憤其說。然夢孫儒行正直。衆所推服。無何自祕書郎出宰是邑。下車之日。升正廳受賀訖。向夜具香案端笏當中而坐。誦周易一遍。明日如常理事。篾爾無聞。自始來至終考。莫覩怪異。後之爲政者皆飲其惠焉。

金陵城北有湖。周迴十數里。幕府雞籠二山環其西。鍾阜蔣山諸峯聳其左。名園勝境。掩映如畫。六朝舊

跡。多出其間。每歲菱藕罟網之利不下數十千。建康實錄所謂玄武湖是也。一日諸閽老待漏朝堂。語及林泉之事。坐間馮謐因舉玄宗賜賀鑒三百里鏡湖。信爲盛事。又曰。予非敢望此。但賜後湖。亦暢予平生也。吏部徐鉉怡聲而對曰。主上尊賢待士。常若不及。豈惜一後湖。所乏者知章爾。馮有大慚色。

朱翬侍郎童蒙日。在廣陵入學。其師甚嚴。每朝午歸餐。指景爲約。其時不至。當行檳楚。朱雖稟師之命。然常爲里巷中一惡犬當道。過輒啅吠。翬乃整衣望犬再拜祈之曰。幸無囓我。早入學中。免爲夫子笞責。精誠所至。涕泗交流。犬亦狂吠不顧。是夕犬暴卒于家。

處士史虛白。北海人也。清太中客遊江表。卜居于潯陽落星灣。遂有終焉之志。容貌恢廓。高尚不仕。嘗對客弈棋。旁令學徒四五輩。各秉紙筆。先定題目。或爲書啓表章。或詩賦碑頌。隨口而書。握管者略不停綴。數食之間。衆製皆就。雖不精絕。然詞彩磊落。旨趣流暢。亦一代不羈之才也。晚節放達。好乘雙犢板輿。挂酒壺於車上。山童總角負瓢以隨。往來廬阜之間。任意所適。當時朝士咸所推仰。保大末淮甸未寧。割江之際。虛白乃爲割江賦以諷曰。舟車有限。淞汀島以俱閑。魚鼈無知。尚交游而不止。又賦隱士詩云。風雨揭卻屋。渾家醉不知。其譏刺時政。率皆類此。元宗南幸f道由蠡澤。虛白鶴氅杖藜。謁鑾輅於江左。元宗駐蹕存問。頒之穀帛。又知其嗜酒。別賜御醞數壺。以厚其意也。他日病將終。謂其子曰。皇上賜吾上樽。飲之略盡。固留一榼。藏之於家。待吾死日。殮以時服。置拄杖一條。及此酒於棺中。葬之足矣。四時慎勿享奠。無益勞費。何利死者。吾當不歆矣。洎卒。家人一遵遺命。而其子頓絕時祀。每因節序。必修奠訖。燕紙繒於靈

座紙皆不化。用意焚之。火則自滅。遂不復更祭奠矣。

嚴續相公歌姬。唐鎬給事通犀帶。皆一代之尤物也。唐有慕姬之色。嚴有欲帶之心。因雨夜相第有呼盧之會。唐適預焉。嚴命出妓解帶較勝於一擲。畢座屏氣觀其得失。六骰數巡。唐彩大勝。唐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以別相君。宴罷。拉而偕去。相君悵然遣之。

昇元初。許文武百僚觀內藏。隨意取金帛。盡重載而去。惟蔣廷翊獨持一縑還家。餘無所取。士君子以是而多之。終尚書郎。

鍾謨性聰敏。多記問。奏疏理論。頴脫時輩。自禮部侍郎聘周。忤旨。左授耀州典午。盛夏之月。自周徂秦。每見道旁古碑。必駐馬歷覽。皆默識。或止郵亭。命筆繕寫。一日之行。不過數里而已。又見一圭首豐碑。制度甚廣。約其詞旨。不下數千餘字。臥諸荒壍之中。半爲水潦所淹。無由披讀。謨欣然解衣游泳壍中。以手捫揣默記其文。志諸紙墨。他日徵還。重經是路。天久不雨。無復沈碑之泉。乃發笥得舊錄本。就壍較之。無一字差誤。

馮謐總戎廣陵。爲周師所陷。乃削髮披緇以紿周人。將圖間道南歸。爲識者所擒。送至行在。時鍾謨亦使周。人或譏之曰。昔日旌旗擁出坐籌之將。今朝毛髮化爲行腳之僧。世宗甚悅。因釋罪歸之。終中書侍郎。

賈崇自統軍拜使相。鎮江都。周師未及境。盡焚其井邑。棄壘而渡。元宗引見於便殿。責其奔潰之由。且曰。朝野謂卿爲賈尉遲。朕甚賴卿。一旦敵兵未至。棄甲宵遁。何施面目至此耶。崇扣首具陳舒元既叛。大軍

失律。城孤氣寡。無數旅之兵以禦要害。雖眞尉遲亦無所施其勇。臣當孥戮。惟陛下裁之。以忤旨釋罪。長流撫州。

元宗少躋大位。天性謙謹。每接臣下。恭愼威儀。動循禮法。雖布素僚友無以加也。夏日御小殿。欲道服見諸學士。必先遣中使數使宣諭。或訴以小苦。巾裏不及冠褐可乎。常目宋齊丘爲子嵩。李建勳爲史館。皆不之名也。君臣之間。待遇之禮率類於此。

沈彬長者。有詩名。保大中以尚書郎致仕。閒居于江西之高安。三吳侯伯多餉粟帛。嘗荷杖郊原。手植一樹於平野之間。召諸子戒曰。異日葬吾此地。違之者非人子也。居數年彬終。諸子將起墳於植樹之所。尋有術士語以吉凶事。近樹北數尺之地卜葬。家人諾之。是夕諸子咸夢家君訶責擅移葬地。復違吾言。禍其至矣。詰朝乃依遺命。伐樹掘土深丈餘。得一石椁。工用精妙。光潔可鑒。蓋上刊八篆字云。開成二年壽椁一所。乃舉棺就椁而葬之。廣狹之間皆中其度。彬第二子道者亦能爲詩。以色絲繫銅佛像長寸餘懸于襟上。衣道士服辟穀。隆冬盛夏惟單褐布裙。跣足日馳數百里。狂率嗜酒。罕接人事。多往來玉笥浮雲二山。林棲野宿。不常厥居。至今尚在。南中人多識之。

位崇文以舊德殊勳。位崇台袞。巨鎭名藩。節制逮之。坐鎭浮競。出入三朝。喜慍莫形。世推名將。臨武昌日。閱兵於蹴踘場。武昌廳有古屋百餘間。久經霖雨。一旦而頹。出乎不意。聲聞數里。左右色動心恐。惟崇文指縱點閱。安詳如故。亦無所顧問。

何敬洙善彈射。性勇決。微時爲鄂帥李簡家僮。李性嚴毅。果於殺戮。左右給使之人小有過憸。鮮獲全宥。何嘗因薄暮與同輩戲於小廳下。有蒼頭取李公所愛硯擎于手中。謂諸僮曰。誰敢破此。何時餘酣乘輿厲色而應曰。死生有命。吾敢碎之。乃擲硯于石階之上。鏗然毀裂。羣豎迸散。無敢觀者。翌日李衙退視事。責碎硯之由主者具以實對。李極怒。卽命擒何以至。死不旋踵矣。李之夫人素賢明。知何有奇相。每曰異日當極貴。至是匿何後堂中。旬浹之間。李怒未解。夫人亦不敢救。一日李獨坐小廳。有一鳥申喙向李而噪。其聲甚厲。李惡之。遂拂衣往後園池亭中。鳥亦隨其所之。叫噪不已。命家人多方驅逐。略無去意。李性既褊急。怪怒愈甚。顧左右曰。何敬洙善彈。頃召來能斃此畜。當釋爾罪。何應召而至。注丸挾彈。精誠中激。應弦斃之。李佳賞至再。遂捨其罪。洎成立。擢爲小校。以軍功累建旌鉞。建隆初自江西移鎭鄂渚。下車之日。小亭中復見一鳥。顧何而鳴。何曰。昔日全吾之命。得非爾乎。乃取食物。自置諸掌。鳥翻然而下。食何掌中。其後何位至中書令。守太師致仕。功算崇極。時莫與比。靈禽之應。豈徒然哉。

馮僕卽刑部尙書謐之子也。舉進士。初年少衆譽籍籍。以爲平折丹桂。秋賦之間。僕一夕夢登崇孝寺幡刹極高處打方響。先是徐幼文能圓夢。遂詣徐請圓之。徐曰。雖有聲價至下地。洎來春。僕俄成名於侍郎韓熙載榜下。或有責徐之言謬者。徐曰。誠如吾語。後當知之。放榜數日。中書奏主司取士不當。遂追榜御試。馮果覆落。

鄧匡圖爲海州刺史。有野客潘扆謁之。鄧不甚禮遇。館於外廡。忽一日鄧命潘觀獵近郊。鄧妻因詣廡中

覘展棲泊之所。弊榻莞蓆竹籠而已。籠中有錫彈丸二枚。其他一無所有。艾夜展從禽歸。啓籠之際。忽爲嘆駭之聲。且曰。定爲婦人所觸。幸吾朝來攝其光鋩。不爾斷婦人頸久矣。圉人異之。乃聞於鄧。鄧詰其由。室家具以實告。鄧頗驚異。遂召潘升堂屏左右曰。先生其有劍術乎。潘曰。素所習之。鄧曰。願先生陳其所妙。使某拭目一觀可乎。潘曰。何不可也。明日公當齋戒三日。擇近郊平廣之地。可試吾術。鄧如其約。至期命潘聯鑣而出至城東。其始潘自懷袖中出二彈丸置掌中。俄有氣兩條如白虹之狀。微微出指端。須臾上接於天。若風雨之聲。當空而轉。又繞鄧之頸。左盤右旋千餘匝。其勢奔掣。其聲錚擸。雖震電迅雷無以加也。鄧據案危坐。喪精褫魄。雨汗浹體。莫知己身之所從。乃稽首祈謝曰。先生神術。固已知矣。幸攝其威靈。無相見怖。潘笑舉一手。二白氣復貫掌中。若雲霧之乍收。數食間復爲二錫彈丸矣。鄧自此禮遇彌厚。表薦於烈祖納焉。其後欲傳之於人。一夕夢其師怒展擅洩靈術。傳非其人。陰奪其法。既寤不復能劍矣。尋病終於紫極宮。臨終上言乞桐棺葬於近地。後當尸解。上從之。使中貴人護葬於金波園。至保大中。元宗命親信發塚觀之。骸骨尚在。迄無異焉。

進士黃可字不可。孤寒朴野。深於雅道。詩句中多用驢字。如獻高侍郎詩云。天下傳將舞馬賦。門前迎得跨驢賓之類。又嘗謁舍人潘佑。潘教服槐子。云豐肌卻老。明旦潘公趨朝。天階未曙。見槐樹煙霧中有人若猿狙之狀。追而視之。卽可也。怪問其故。乃擁條而謝曰。昨蒙明公教服槐子法。故今日齋戒而掇之。潘大噱而去。

孫晟爲尚書郎。上賜一宅在鳳臺山西岡壠之間。徙居之日。羣公萃止。韓熙載見其門卑巷陋。謂孫囘。湫隘若此。豈稱爲相第耶。舉座莫喻其旨。明年孫拜御史大夫。旬日之間。果正台席。

昇元格。盜物直三緡者。處極法。廬陵村落間有豪民。暑雨初霽。曝衣篋于庭中。失新潔衾服不少許。計其貲直不下數十千。居遠僻遠人罕經行。唯一貧人隣垣而已。周訪蹤狀。必爲隣人盜之。乃訴于邑。邑白郡。郡命吏按驗。歸罪于貧人。詐服爲盜。詰其贓。即言散鬻于市。蓋不勝捶掠也。赴法之日。冤聲動人。長吏察其詞色似非盜者。未即刑戮。遂具案聞於朝廷。烈祖命員外郎蕭儼覆之。儼持法明辯。甚有理聲。受命之日。乃絕葷茹。齋戒理棹。冥禱神祇。晝夜兼行。佇雪冤枉。至郡之日。索案詳約始末。迄無他狀。儼是夕復焚香于庭。稽首冥禱。願降儆戒。將行大辟。翌日天氣融和。忽有雷雨自西北起。至失物之家。震死一牛。盡剖其腹。腹中得所失衣物。乃是爲牛所噉。猶未消潰。遂赦貧民。而儼驟獲大用。

諫議大夫張義方命道士陳友合還丹於牛頭山。頻年未就。會義方遘疾將卒。恨不成九轉之功。一旦命子弟發丹竈。竈下有巨甕。火吻錦鱗。蜿蜒其間。若爲神物讒持。乃取丹自餌一粒。瘖瘂而終。當時識者以爲氣未盡。服之陰者不壽也。

劉仁贍鎮壽春。周師堅壘三載。守而不降。一夕愛子泛舟於敵境。艾夜爲小校所擒。疑有叛志。請于贍。贍將行軍法。監軍使懇救不迴。復使馳告其夫人。夫人曰。某郎妾最小子。攜提愛育。情若不及。奈軍法至重。不可私也。名義至大。不可虧也。苟屈公議。使劉氏之門有不忠之名。妾與令公何顏以見三軍。遂促令斬

之。然後成其喪禮。戰士無不墮淚。

高越燕人也。將舉進士。文價藹然。器宇森挺。時人無出其右者。鄂帥李公賢之。待以殊禮。將妻以愛女。越竊諭其意。因題鷹一絕書于屋壁云。雪爪星眸衆鳥歸。癡天專待振毛衣。虞人莫謾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遂不告而去。後爲范陽王盧文納之爲壻。與王南歸。烈祖累居清顯。終禮部侍郎。江文蔚俱以詞賦著名。故江南士人言體物者。以江高爲稱首焉。

朱匡業劉存忠雖無勳略。然以宿舊嚴整。皆處環衛之長。劉彥貞壽陽既敗。我師屢北。京師危之。元宗臨軒旰食。問其守禦之方。匡業對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遂忤旨流撫州。存忠在側。贊美匡業之言不已。流饒州。

韓寅亮渥之子也。嘗爲予言渥捐館之日。溫陵帥聞其家藏箱笥頗多。而緘鐍甚密。人罕見者。意其必有珍翫。使親信發觀。惟得燒殘龍鳳燭金縷紅巾百餘條。蠟淚尚新。巾香猶鬱。有老僕泫然而言曰。公爲學士日。常視草金鑾內殿。深夜方還翰苑。當時皆宮妓秉燭炬以送。公悉藏之。自西京之亂。得罪南遷。十不存一二矣。余少歲延平家有老尼。嘗說斯事。與寅亮之言頗同。尼卽渥之妾云耳。

張易爲太弟賓客。方雅眞率。而好乘醉凌人。時論憚之。嘗侍宴昭愛宮。儲后持所愛玉杯親酌易。酒捧翫勤至。有不顧之色。易張目排座抗音而讓曰。殿下輕人重器。不止虧損至德。恐乖聖人慈儉之旨。言訖碎玉杯于殿柱。一座失色。儲后避席而謝之。

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偉。飲啗酒肉。有兼人之量。晚節服餌丹砂。躁於冲舉。魏王之鎮潯陽也。郡齋有雙鶴。因風所飄。憩于道館。迴翔燎暎。若自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簡。前瞻雲霓。自謂當赴上天之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莫勝其載。毛傷背折。血洒庭除。仰按久之。是夕皆斃。翌日馴養者詰知其狀。訴于公府。王不之罪。處士陳沆聞之。爲絕句以諷云。啗肉先生欲上昇。黃雲踏破紫雲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慶王茂元宗第二子也。雅言俊德。宗室罕倫。未冠而薨。上深軫悼。每顧侍臣曰。子夏喪明。不爲異也。或對曰。臣聞仁而不壽。仙經所謂鍊形於太陰之中。然慶王必將侍三后於三清。友王喬於玉除。伏望少寬矜念。上泫然焉。

烈祖輔吳。將有禪讓之事。人情尚懷彼此。一二不樂。周宗請之上曰。吾夜夢爲人引劍斷吾之頸。意所惡之。宗遽下堦拜賀曰。當策立耳。居數日而內禪。

王魯爲當塗宰。頗以貲產爲務。會部民連狀訴主簿貪賄于縣尹。魯乃判曰。汝雖打草。吾已蛇驚。爲好事者口實焉。

鄧亞文高安鄉野之人也。烈祖時自尚書郎拜青陽令。升廳就案而食。自謂尊顯彌極。還語兒子輩云。當思爲學。自致烟霄。吾爲百里之長。聲鼓喫飯。腦後接筆。此吾稽古之力也。

宋齊丘微時。日者相之曰。君貴不可說。然亞夫下獄之相。君實有之。位極之日。當早引退。庶幾保全。齊丘

登相位數載致仕。復以大司徒就徵。保大末坐陳覺謀干記事。乃餓死于青陽。

元宗幼學之年。馮權常給使左右。上深所親倖。每曰。我富貴之日。爲爾置銀靴焉。保大初聽政之暇。命親王及東宮舊僚擊鞠歡極。頒賚有等。語及前事。卽日賜銀三十斤以代銀靴。權遂命工鍛靴穿焉。人皆哂之。

元宗嗣位之初。春秋鼎盛。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略無虛日。常乘醉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唯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上旣悟。覆杯大懌。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銜璧之辱也。翌日罷諸懽宴。留心庶事。圖闕吊楚。幾致治平。

常夢錫爲翰林學士。剛直不附貴近。側目或謂曰。公罷直私門。何以爲樂。常曰。垂幃痛飮。面壁而已。蓋馮魏擅權之際也。

周業爲左街使。信州刺史本之子也。與劉郎素有隙。（劉卽長公主壻。時爲禁帥。）無何昇元中金陵告災。業方潛飮人家。醉不能起。有聞上者。上顧親信施仁望曰。率衞士十人詣災所。見其馳救則釋。不然就戮於牀。仁望旣往。亟使召業家語之。業大怖。衣女子服奔見仁望。仁望怒之。洎火息復命。至使殿門。會劉郎先至。亦將白災事。仁望揣劉意不能蔽業。又懼與之偕罪。計出倉卒。遽排劉越次見上曰。火不爲災。業誠如聖旨。上曰。戮之乎。仁望曰。業父本方臨敵境。臣未敢卽時奉詔。上撫几大悅曰。幾誤我事。仁望自此大獲奬用。業乃全恕。

陳誨嗜鴿馴養千餘隻誨自南劍牧拜建州觀察使去郡前一月羣鴿先之富沙舊所無子遺矣又嘗因早衙有一鴿投誨之懷袖中爲鷹鸇所擊故也誨感之自是不復食鴿矣

章齊一爲道士滑稽無度善於嘲毀倡里樂籍多稱其詞曰齊二次曰齊三保大中任樂坊判官一旦暴疾齊一齰舌而終

女冠耿先生長爪玉貌甚有道術獲寵於元宗將誕前三日謂左右曰我子非常產之夕當有異及他夕果震雷繞室大雨河傾半夜雷止耿身不復孕左右莫知所產將子亦隨失矣

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富於資產性鄙屑別墅林池未嘗暫適既不嗜學又杜絕賓客惟自荷一鋤理小圃成畦以眞珠之餘顆若種蔬狀布土壤之間記顆俯拾周而復始以此爲樂焉

烈祖鎭建業日義祖薨于廣陵致意將有奔喪之計康王已下諸公子謂周宗曰幸聞兄長家國多事宜抑情損禮無勞西渡也宗度王似非本意堅請報簡示信於烈祖康王以忽遽爲詞宗袖中出筆復爲左右取紙得故茗紙貼乞手札康王不獲已而札曰幸就東府舉哀多壘之秋二兄無以奔喪爲念也明年烈祖朝覲廣陵康王及諸公子果執上手大慟誣上不以臨喪爲意詛讓百端冀動物聽上因出王所書以示之王靦顏而已

兵部尚書杜業任樞密有權變足幾會兵賦民籍指之掌中其妻張氏妒悍尤急室絕婢妾業憚之如事嚴親烈祖嘗命元皇后召張至內庭誡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耶張雪涕

而言曰。業本狂生。遭逢始運。多壘之初。陛下所藉者駑馬未竭耳。而又早衰多病。縱之必貽其患。將誤于任使耳。烈祖聞之大加獎嘆。以銀盆綵段賞之。

烈祖輔吳。四方多壘。雖一騎一卒。必加姑息。然羣校多從禽聚飲近野。或搔擾民庶。上欲糾之以法。而方藉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計。問於嚴求。求曰。無煩繩之。易絕耳。請敕泰興海鹽諸縣罷採鷹鸇。可不令而止。烈祖從其計。暮月之閒。禁校無復游墟落者。

嚴求微時。爲陽邑吏。陽宰器之。待以賓禮。每曰。卿當自愛。他日極人臣之位。吾不復見卿之貴。幸以遺孤留意。暮年嚴亟登公輔。宰歿既久。其子理遺命候謁嚴門。嚴贈擔石束帛而已。其子慊懷而退。嚴不甚顧。密遣家人賫黃金數十斤。伺于逆旅間。謝之曰。非陽宰之子乎。相君使奉金以備行李。又薦一官。地宅僕馬畢爲之置。其子他日及門致謝。嚴曰。聊以報尊府君平昔之遇耳。一見後終身謝絕焉。

烈祖輔吳。日與諸侯會射延賓亭。劉信擎牙注矢。揖擬四座。小校孫漢威疑不利于上。忽引身障烈祖以已當之。上自此益加寵遇。位至侍中九江帥。

劉信攻南康。終月不下。義祖譴信使者而杖之。詈曰。語劉信要背即背。何疑之甚也。信聞命大怖。幷力急攻。次宿而下。凱旋之日。帥至新林浦。犒錫不至。亦無所存勞。他日謁見。義祖命諸元勳爲六博之戲。以紓前意。信洒酣擲六骰于手曰。令公疑信欲背者。傾西江之水終難自滌。不負公。當一擲偏赤。誠如前旨。則衆彩而已。信當自拘。不煩刑吏耳。義祖免釋不暇。投之於盆。六子皆赤。義祖賞其精誠昭感。復待以忠貞

焉.

李建勳鎭臨川.方與僚屬會飮郡齋.有送九江帥周宗書至者.訴以赴鎭日近.器用儀注或闕.求輟于臨川.李無復報簡.但乘醉大批其書一絕云.偶罷阿衡來此郡.固無閒物可應官.憑君爲報羣肖道.莫作循州刺史看.

趙王李德誠鎭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分.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妝梳服飾.偕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羣妓不覺皆仰首.日者曰.此是國君也.王悅而遣之.

陳覺微時.爲宋齊丘之客.及爲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妬悍.親執尼爨.不置妾媵.齊丘選委首之婢三人與之.李亦無難色.奉侍三婢若舅姑.禮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旣不自安.求還宋第.宋笑而許之.

馮延巳鎭臨川.聞朝議已有除替.一夕夢通舌生毛.翌日有僧解之曰.毛生舌間.不可剃也.相公其未替乎.旬日之間.果已寢命.

張洎計偕之歲.爲閩師燕王冀所薦.首謁韓熙載.韓一見待之如故.謂曰.子好一中書舍人.頃之韓主文.洎擢第.不十年果主綸闈之任.

進士李冠子善吹中管.妙絕當代.上饒郡公嘗聞於元宗.上甚欲召對.屬淮甸多故.盤桓累月.戎務日繁.竟不獲見.出關日李建勳贈一絕云.韻如古澗長流水.怨似秋枝欲斷蟬.可惜人間容易聽.新聲不到御

樓前。

鍾傅鎮江西日。客有以覆射之法求謁。傅以曆日包一橘致袖中使射之。客口占一歌以揭之云太歲當頭立。諸神莫敢當。其中有一物。常帶洞庭香。

程員舉進士。將適試。夜夢烏衣吏及門告員曰。君與王倫廖嶽陳度魏清並已及第。員夢中驚喜。理服馳馬詣省門。見楊遂張觀曾顗立街中。謂曰。榜在雞行。何忽至此。員悵然而覺。祕不敢言。其年考功員外郎張侔權知貢舉。果放楊遂等三人。員輩卒無徵應。既夏內降御札。尚慮遺賢。命張洎舍人取所試詩賦就中書重定。務在精選。洎果取員等五人附來春別榜及第。明年歲在癸酉也。

李德來任大理少卿。持法甚峻。忌刻便佞。時號李猫兒。本無學術。詐稱博聞。每呼馬爲韓盧。樂工爲伶倫。諂佞爲謇諤。以此貽譏於世。

木平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保大初徵知閎下。傾都瞻禮。闐咽里巷。金帛之施。日積數萬。常出入宮禁中。他日從上登百尺樓。上曰。新建此樓。制度佳否。木平曰。尤宜望火。上初不喻其旨。居數歲。木平卒。淮甸大擾。自壽陽置烽堠以應龍安山。旦夕上多登覽。以瞻動靜。又上最鍾愛慶王。王初幼學。上問壽命幾何。木平曰。郎君聰明哲智。預知六十年事。壽當七十。是歲疾終。年十七。蓋反語以對之也。

李徽古宜春人也。少時賤遊。嘗宿同郡潘長史家。是夜潘妻夢門前有儀注鞍馬。擁劍鎗鑾衙隊約二百人。或坐或立。且云太守在此。洎見乃寓宿秀才。覺後言于潘曰。此客非常人也。妾來晨略見餞酒一鍾。贈

之金柅腕曰。郎君他日富貴。愼勿相忘。李不可知也。來年至京。一舉成名。不二十年自樞密副使除本州刺史。離闕日。元宗賜內庫酒二百瓶。

韓熙載放曠不稽。所得俸錢。卽爲諸姬分去。乃著衲衣負匡。令門生舒雅報手板。于諸姬院乞食。以爲笑樂。使中國作詩云。我本江北人。去作江南客。舟到江北來。舉目無相識。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

陶穀學士奉使。恃上國勢。下視江左。辭色毅然不可犯。韓熙載命妓秦弱蘭詐爲驛卒女。每日敝衣持帚埽地。陶悅之與狎。因贈一詞名風光好云。好因緣。惡因緣。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明日後主設宴。陶辭色如前。乃命弱蘭歌此詞勸酒。陶大沮。卽日北歸。

韓熙載北人。仕江南。致位通顯。不防閑婢妾。有北齊徐之才風。侍兒往往私客。客賦詩有云。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之句。熙載亦不介意。

江南餘載

鄭文寶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知不足齋叢書龍威秘書及函海皆收有此書知不足本較佳故據以排印

四庫全書提要

江南餘載二卷

臣等謹案江南餘載宋史藝文志載之霸史類中不著撰人名氏馬端臨文獻通考咸光南唐書音釋竝作江南館載字之訛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是書原序略曰徐鉉始奉詔爲江南錄其後王舉路振陳彭年楊億皆有書大槩六家皆不足以史稱而龍袞爲尤甚熙寧八年得鄭君所述于楚州其事迹有六家所遺或小異者刪落是正取百九十五段以類相從云云然振孫謂鄭君者莫知何人考鄭文寶有南唐近事二卷作于太平興國二年丁丑又江表志三卷作于大中祥符三年庚戌不在此序所列徐鉉王舉路振陳彭年楊億龍袞六家之內則所稱得于楚州者當卽文寶之書檢此書所錄雜事亦與文寶江表志所載互相出入然則所謂刪落是正實據江表志爲稾本矣今世所行江表志名爲三卷實止二十四頁蓋殘缺掇拾已非完書此書所謂一百九十五段者今雖不可全見而永樂大典內所引尙夥多有江表志所不載者則江表志雖存而實佚此書雖佚尙有太半之存也宋志載此書二卷書錄解題等諸家書目竝同今采輯其文仍爲二卷以補江表志之闕焉乾隆三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江南餘載卷上

昇元初烈祖南郊是日司天奏日延三刻。按江南野史作月延三刻此作日未識孰是。天官書太乙紫宮尚紫故南郊壇壝皆取其色江南用五色此五帝壇耳禮官失之。江南文臣烈祖時唯稱楊彥伯高弼孫晟李匡明龔淥蕭儼成幼文賈澤。澤及事元宗。元宗時江文蔚王仲連李貽業游簡言湯悅高越。越及事後主。張義方張緯鍾謨李克明張易趙宣輔。宣輔及事後主。陳繼善後主時徐鉉徐鍇韓熙載王克貞張洎張穎張佖楊澤朱銑喬舜潘文祐湯澥楊徯郭昭度孫舉伍喬孟拱辰馮溢李平張紹賈球顧彝烈祖夜坐南薰閣召見道士王棲霞問何術可致太平棲霞對曰治身治心乃治家國之本今陛下飢嗔飽喜尚不能節何以福及蒼生是時元宗母宋后在簾中聽之歎爲至語賜以金帛棲霞皆不受所居元眞觀西北陂澤中有高樹棲霞嘗於其上焚拜奏章烈祖欲爲之建壇棲霞曰建國之初經用不足不宜營此閒務。

烈祖嘗以中秋夜翫月延賓亭宋齊丘等皆會時御史大夫李主明面東而坐烈祖戲之曰偏照隴西主明應聲對曰出自東海皆以帝之姓爲諷也。

烈祖爲政事僕射時遣人聘越問識羅給事否曰不識亦未聞名越人曰四海知有羅江東爾獨拙於用乎對曰金牓上無名所以不知也。

王愼辭北使時。烈祖授以論荅事語百餘條。皆機務之要。嚴可求覽之。請益一事。曰。若問黑雲長劍多少。卽對以來時五十指揮皆在都下。柴再用不得赴鎭也。愼辭至汴京。果首問。是時方議南征。聞愼辭所對。遂罷兵。

元宗初。馮延魯自水部員外郎爲中書舍人。李建勳歎曰。爵祿所以馭士。今四郊未靖而延魯以一言稱旨。輒驟遷之。若後有立大功者。當以何官賞之。（按陸游南唐書延魯本傳。亦載此。乃江州觀察使杜昌業之言。此作李建勳。疑誤。）

元宗嘗語散騎常侍王仲連云。自古江北文士。不及江南衆多。仲連對曰。老子出亳州。眞源。仲尼出兗州。曲阜。然則亦不少矣。上有愧色。

後主末年。洪州有婦人萬氏。善言禍福。遠近謂之萬仙童。江正臣謂時人曰。此所謂國將亡。聽於神者也。

未幾而曹彬渡江。

張憲爲監察御史。後主旣納周后。頗留心於聲樂。憲上疏言。聞有詔以戶部侍郎孟拱宸宅與教坊使袁承進居止。昔高祖欲以舞人爲散騎常侍。舉朝非笑。今承進教坊使耳。以侍郎宅居之。亦近之矣。後主批荅賜帛三十段。以旌敢言。

開寶中。鄂國公從謙使梁。以水部員外郎查元方副之。旣至而盧多遜爲館伴使。與元方對奕。忽謂元方曰。江南畢竟如何。元方斂衽對曰。江南事天朝二十餘年。君臣禮分極矣。復以如何爲問耶。多遜爲之愧謝。因曰。勿謂江南無人。

曹翰屠江州。噍類無所縱。而義門陳氏昆弟七人。散處城中。事定皆還。無所損。人以爲孝義之感。

建州既平。俘虜人口稍多。宰相李建勳請官出錢贖之還本土。東閩賴之。

徐鉉在徐州。治官舍。得宿藏錢數百千。鉉恥而不取。乃復瘞之。後鉉家老奴潛往發之。閒無所覩。

保大中。太平府聶氏女年十三歲。母爲虎攫去。女持刀跳登虎背。連斫其頸。虎奮跳不脫。遂斫虎死。乃還家葬母屍。

嚴續在江州。有奴忤意。續策逐之。州有柏林。多虎。奴請殺之。輒持梃往。擊虎母幷數子。皆殲焉。或言潭有蛟。奴解衣下浴。蛟來繞之。乃急拽登岸。烹而食之。謂人曰。吾勇無敵。恨不見用於時耳。

徐鉉言。銅陵縣尉某懦不能事。嗜酒善狂。嘗與同官會飲江上。忽見賊艘鳴鼓弄兵。沿流而下。尉乘醉仗劍驅市人而襲之。賊皆就縛焉。事聞。後主嘉之。賜以章服。除本縣令。此因酒而倖成也。

錢氏科斂苛慘。民欠升斗。必至徒刑。湯悅徐鉉嘗使焉。云夜半聞聲若囊駝號叫。及曉問之。乃縣司催科耳。其民多裸行。或以篾竹繫腰。

徐知訓在宣州。聚斂苛暴。百姓苦之。入覲侍宴。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若鬼神者。傍一人問誰何。對曰。我宣州土地神也。吾主入覲。和地皮掘來。故得至此。

張崇帥廬州。人苦其不法。因其入覲。相謂曰。渠伊必不復來矣。崇聞之。計口徵渠伊錢。明年又入覲。州人不敢交語。唯道路相目。捋鬚爲慶而已。崇歸。又徵捋鬚錢。其在建康。伶人戲爲死獦譴者云。嘗作水族去。

陰司遂判曰。焦湖百里。一任作獺。

姚鳳爲內轄使。奢僭。嘗因病思鹿血羹。輒殺北苑長生鹿食之。

宋齊丘好交術士。得罪之日。出入其門者。蓋八百人。

翰林學士江文蔚侍宴。醉而無禮。明日。拜表謝罪。上命賜衣一襲以慰之。

元宗宴於別殿。宋齊丘已下。皆會。酒酣。出內宮聲樂以佐歡。齊丘醉狂。手撫內人於上前。衆爲之悚慄。而上殊不介意。盡興而罷。明日。上於臥帷中索紙筆賜慰。齊丘乃自安。

游簡言爲中書侍郎。兼領銓選。差擇清峭。有邵唐者。試判不入等。上疏言。簡言父恭。嘗爲鄂帥杜洪記室。洪與朱梁結連。恭預其謀。簡言乃逆臣之子。不宜列於清近。上怒其誹謗。詔決杖配流饒州。

馮延已自元帥府掌書記。爲中書侍郎。登相位。時論少之。延魯之敗。御史中丞江文蔚上疏請黜延已。上曰。相從二十年。賓客故寮。獨此人在。中書亦何足怪。雲龍風虎。自古有之。且厚於舊人。則於斯人亦不得薄矣。

楊守忠授武昌節度使。宣麻日。有禿鶖當正衙立。班退乃去。未幾而守忠卒。

開寶中。嘗一夕有禿鶖自西北來。成羣翳天。自初更至中夜方盡。

趙宣輔者。中原人。仕於江南。官省郎。頗有時名。重陽日。與兩浙諸公登高。於北山誦杜甫詩以勸酒。至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潸然淚下坐客異之。未幾宣輔卒。

劉奐自言生時五星雖在吉地。然俱隱不見。吾必不得爲權勢官矣。後奐官終起居舍人。

姚端年十八。狀元及第。宰相游簡言以女妻之。未幾疾終。時人謂之女殺狀元。

高越爲書生。游河朔。有牧伯欲妻之。爲鷓子詩而去。詩曰。毛骨英靈志性奇。摩雲專待整毛衣。虞人莫便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越後爲查氏壻。

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越後爲查氏壻

江夢孫夜夢直木生於庭。詰朝。其妻產男。遂名直木。幼聰睿。後官至刑部員外郎。

張洎云。嘗至信州龍虎山。値鄉民產子者。手執金如意一枚而生。此子後爲道士。不知所之。

張洎與錢若水夜直。太宗開滋福殿。召二人草制詞。加李昉左僕射班。洎輒前數唐以來十餘名相。皆有德望。鎭服天下。故自右加左。今以此待昉。非公議所允。若水欲進解之。洎當帝前以笏排若水曰。陛下熟知矣。明日洎進制草有云。黃樞重地。難委於具臣。蒼昊景靈。懼羅於大譴。太宗竟從洎意。昉止右僕射歸班。（按此條載李昉如左僕射係宋太宗太平興國時事與江南無涉或因張洎而及之）洎仕南唐爲清輝殿學士。江南平歸宋。拜太子中允。

保大末。太弟懇乞就藩。燕王宏冀爲皇太子。以令旨牓子逼逐昭慶宮僚。太弟始自鎭國門上馬就道。論者知太子之不永焉。（按元宗十六年三月改元交泰立宏冀爲太子是年五月即奉周顯德年號明年九月太子宏冀卒）

徐鍇以屯田郎中知制誥。久次當遷中書舍人。而宰相游簡言每抑之。鍇遂詣簡言。簡言從容曰。以君之才地。何止舍人。但兄弟竝居清要。物忌太甚。請少緩之。使衆稱淹恤。進固未晚。鍇頗怏怏。簡言徐出妓佐酒。疊唱歌辭。皆鍇所製。鍇乃大喜。起謝。歸以告兄鉉。鉉曰。汝乃爲數闋歌換中書舍人耶。

趙叟者。自保大之初。至於開寶之季。嘗爲貢院門子。每歲放牓之後。或去或留。率慶慰之。若出於叟手然。進士何蒙贈叟詩曰。桂枝輸卻正淒然。又被鼇聲聒晝眠。唯有趙翁知仔細。相傳好語待來年。開寶初舉子齊愈及第。綴行至白門。忽於馬上大笑不已。遂墜。馭者扶策。良久乃蘇。蓋其喜成名如此。趙綺困於場屋。將自三山北渡。以歸梁京。爲邏者所得。遂下廷尉。從獄中上書曰。初至江干。覺天網之難漏。及歸棘寺。知獄吏之可賒。後主覽之。批其末曰。陵雖孤恩。漢亦負德。乃釋其罪。明年綺狀元及第。

賈覃自言。應舉時。從禽於鄠杜。忽於村店遇大僚避雨者。竊訪之。乃主司楊侍郎涉。當時匆遽。不暇脫韋袴衣襴。衣袴。故爲累耳。

國中有稱冤者。多立於御橋下。謂之拜橋。甚者操長釘。攜鉅斧而釘腳。又有闌入於殿庭者。謂之拜殿。後主時。進士曾顗、謝泌。皆南省下第。而顗釘腳。泌拜殿。以稱冤。士風於此掃地。

陳致堯雍熟於開元禮。官太常博士。國之大禮。皆折衷焉。與韓熙載最善。家無擔石之儲。然妾妓至數百。暇奏霓裳羽衣之聲。頗以帷簿取譏於時。二人左降者數矣。熙載時陳郎不著世儒衫也。好嬉游日笑談。幸有葛巾與藜杖。從呼宮觀老都監。其廳中置大鈴。大署其旁曰。無錢僱僕。客至請挽之。

高鎬有通天犀帶。業毅有歌人。皆當時無比者。嘗請博戲之。滿座屏氣。鎬擲大勝。鎬命歌人引滿一曲。以辭舊主。歌罷。遂攜以歸。

柴再用按家樂於後園。有從人竊窺於門隙者。再用遇之。召至園中。使觀焉。曰。恐隙風傷爾眸子。孫晟初事秦王從榮。從榮敗。晟漁服亡命。至貞陽。未及渡。追騎奄至。晟不顧。坐淮岸捫蝨衣褐。追者捨去。乃渡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延與語。晟陽瘖不對。授館累日。忽謁漢淮南王廟。金先使人伏神座下伺之。悉聞其所禱。乃送詣金陵。時烈祖輔吳。喜其文辭。遂與禪代祕計。

江南餘載卷下

德明宮本南唐烈祖之舊宅。在後苑之北。卽景陽臺之故址。有太湖石。特奇異。非數十人不能運致。卽陳後主之假山遺址。其下有井。石欄有銘。字跡隱隱猶在。

後苑有宮髻石。世傳張祐舊物。上有杜紫微杭州刻字。相寄之跡。祐以其形若宮髻。故名之云。祐平生癖好太湖石。故三吳牧伯多以爲贈焉。

元宗能朝。多御延英殿。聽公卿奏事。因卽其處爲閣。甚壯。有司請置額名。上以生月在孟春。御題爲千春閣。

朝元門三橋龍躍。鎭國、天津二曲尺。跨水覆屋。舊制。文武大臣帶平章事者。許乘馬行過鎭國天津二橋。百官皆就二曲尺下馬。

元宗遷都洪州。過蕪湖江口永壽禪院。親射偃蓋松東南枝。遂枯死。至今御箭仍在。

讓皇在泰州。賦詩曰。江南江北舊家鄉。二十年前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榭亦荒涼。煙凝遠岫愁千疊。雨滴孤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回首細思量。

烈祖爲尚書左僕射。年甫三十。自以居揖讓之際。非老舊無以臨衆。乃服白髮藥。一夕皓然。

讓皇在泰州數年。每有嗣息。及五歲。必有中使至。賜品官章服。然卽日告卒。

蘇洪規築揚州城。古塚中得石銘。其文曰。日爲箭兮月爲弓。射四時兮何曾窮。但見天將明月在。不覺人隨流水空。南山石兮高穹窿。夫人墓兮在其中。猿啼鳥叫煙濛濛。千年萬年松柏風。

進士舒雅嘗從鄭元素學。元素爲雅言。温韜亂時。元素隨之多發關中陵墓。嘗入昭陵。見太宗散髮。以玉架衡之。兩廂皆置石榻。有金匣五。藏鍾王墨跡。蘭亭亦在其中。嗣是散落人間。不知歸於何所。

宋齊丘出鎮洪州。詔賜錦袍。烈祖親爲衣之。李建勳贈詩。有一人看上馬。雙節引還鄉之句。時論榮之。馮延巳。李建勳拜相。張義方獻詩曰。兩處沙堤同日築。其如啓沃藉良謀。民閒有病誰開口。府下無人只點頭。

莊布訪皮日休。不遇。因以書疏其短。失世頗傳其文。日休子光鄴嘗爲吳越王使江南。輒問江表何人近文最高。或對曰。近世無聞。惟莊布贈皮日休書。家藏一本。光鄴大慚。

保大五年元日大雪。詔太弟以下會宴。登樓賦詩。遣中使就李建勳第示之。建勳與中書舍人徐鉉、勤政殿學士張義方。皆和進呈。復召建勳。義方鉉入。夜艾乃散。鉉爲之敍。太弟使名士畫爲圖障。（按元宗元日大雪登樓詩云。珠簾高捲莫輕遮。往往相逢隔歲華。春氣昨宵飄律管。東風今日放梅花。素姿好把芳姿掩。落勢還同舞勢斜。坐有賓朋尊有酒。可憐清味屬儂家。）

李夷鄴者。前唐諸孫。嗜酒不羈。保大初。以宗室賢才。拜正卿。累經左降。逾年。輒復舊官。元宗上巳開宴。夷鄴不在。召中乃獻詩曰。偶憶昔年逢上巳。輕舟柳岸宴羣臣。人閒蹇薄時時歎。天上風光日日新。玉帛已來諸國瑞。瑤池固有萬年春。賦詩飲酒平生事。腸斷金門願再親。上賜御札曰。我家有此狂宗正。快哉。

徐鉉爲人忠厚。不以位貌驕人。在海州時。蒯亮爲錄事參軍。鉉與往還如僚友。亮授代。鉉以詩送之曰。昔時聞有蒯先生。二十年來道不行。抵掌曾談天下事。折腰猶忤俗人情。老還上國風光少。貧裹歸裝結束輕。遷客臨流倍惆悵。晚風黃葉滿孤城。有印粲者獻詩曰。不將才業暫時誇。人仰聲名遍海涯。月滿朝衣聽禁漏。更闌分直掃宮花。諫書未上先焚藁。御筆曾傳立草麻。見說下朝無一事。小池栽葦學僧家。

徐鍇撰義門陳氏書堂記。有男女長幼以屬會之辭。既已授之。又密令寫碑人自於末添一食字。或問其故。鍇曰。非食無以義聚。欲以此一字爲陳氏子孫之誡耳。

李建勳致仕。自稱鍾山公。詔授司徒。不起。學士湯悅致狀賀之。建勳以詩荅曰。司空猶不作。那敢作司徒。幸有山公號。如何不見呼。

李建勳罷相。元宗於西苑天全閣別置廳院待之。命右僕射孫晟同寓直焉。建勳進詩曰。御苑賜房令待詔。此身殊勝到蓬瀛。禁中仙樂無時過。階下常人不敢行。疊穎弄芳秋氣落。叢柯聳翠露華清。天廚送食何功享。空詠康哉贊盛明。

張洎、潘祐俱爲忘形之交。其後俱爲中書舍人。乃相持祐之死也。洎蓋有力。

韓熙載南遷。上表略曰。無橫草之功。可補於國。有滔天之過。自累其身。老妻伏枕以呻吟。稚子環牀而坐泣。三千里路。送孤客以何之。一葉扁舟。乘病身而前去。上憫之。遂留不遣。

開寶中。張昭通判建州。奉敕至武夷山。清秋雨歇。聞雲中仙樂。自辰及酉不絕。大抵多竹聲。昭故曉音律。

審其曲有人閒迎仙客云
開寶末長老法倫夢金陵兵火四起有書生朗吟曰東上波流西上船桃源未必有眞仙干戈滿目家何在寂寞空山聞杜鵑
祕書郎刁侃文安郡公（按文安郡公徐游・名景游・避元宗諱・去景字・知諱子也・初之愛壻姻連戚里第宅蕭灑一日侃弟妹於庭下忽見兩人沿古槐而上以瓦擊中之應手墮地四肢雖具長纔二寸許狀如世所畫夜叉然瘞之是夕侃家堂室之間鬼怪無數或見大手或呈巨顙如是者三夕餘設醮謝之猶不已也是時周維簡講易於侃別院獨無變怪於是盡徙焉維簡方說泰卦倦而假寐恍惚中見冠裳者數百人前揖自言昔自南岳來寄居古槐歲月已久今刁侃弟妹皆無道橫害二子悲歎不堪適當索償既匿先生之舍且先生方講聖經非某措手之時願聞談義容解脫之矣維簡驚覺爲之齋沐旬日終篇鬼怪乃絕
安陸人毛生善食毒蛇以酒吞之嘗至洪州以弄蛇取食積十餘年有賣薪者自鄱陽來夜夢老父云爲我寄一蛇與毛生可乎賣薪者許之至洪州運薪將盡有蛇蟠船中振觸不動因悟前夢攜以訪毛生毛生撥之忽嚙其乳大叫仆地食頃已爛亦不知蛇所在
金毅爲御史判官逮御史臺主簿判覆刑司歲餘染疫言見三囚荷校自陳罪不至死而君誤寘於法今得請於上帝君本猶有三十餘年在世三人各折君十年宜知之明日毅卒
祕書監歐陽遇判大理寺日奏當潭陽縣令余紹卿死罪時論寃之既而紹卿常見形相隨遇惡之乃請

告至廬山九天使者廟下。設黃籙齋醮。以淨陰冥。然紹卿亦至席間。其夕。遇爲鬼神推擲殿下而斃。

宋齊丘至青陽。初命穴牆給食。俄又絕之。餒者數日。中使謂齊丘曰。侯令公捐館。方供食耳。以絮塞其口。遂卒。卒時有黑氣起。直貫九華山元宗暮年。禁中往往見齊丘陳覺李徵古。如生時。禳之不去。甚惡之。因議南幸。太子宏冀病。亦數見太弟爲祟云。

楊懷義爲侍衞時。方在園中。鐺鼎忽自廚中成行而出。列於庭下。又半夜戈戟忽有聲。火出炎炎者數夕。俄而敗。下獄。

賈詰善望氣。能節鎭歸闕。時巖舟江上。忽見晚天氣如鸞鳳。須臾羽翼零落。色變爲蒼。詰歎曰。此爲我耳。自是慘然不樂。及召對。果以忤旨譴授諸衞將軍。

殷文圭爲舉子時。嘗經大澤中。遇大雨震電。僕乘皆踣。文圭安詳如不聞。及至逆旅。從者怪之。試視文圭兩耳。皆有泥封塞云。後爲翰林學士。

魏羽肆業於白鹿洞。臨赴舉。大醉。臥百花峯下。稍醒。忽有鬼物十數。輩環侍其側。羽驚問之。對曰。以公貴人。故奉守耳。其後羽以昭文館校書起家。過江至三司使、工部侍郎。

開寶中。吉州城頭有人。面方三尺許。睆目多鬚。自旦至酉。乃沒。

開寶中。宋師至金陵。詔鄭彥華以水軍迎戰於慈湖峽。是日重霧不解。八月十一日。白虹貫日。咫尺不分。

范陽盧文進自云。嘗偕契丹入絕塞。射獵以給軍食。一日晝晦。星象燦然。衆皆懼。捕得番人曰。吾國以爲

常也。頃之。景復開朗。

江州有田婦採拾於野。忽爲虎攫而踞之。婦向天大呼。虎舉其掌。婦視其中有刺。因爲拔之。虎乃捨婦而去。

元宗時。海國進象數頭。皆能拜舞山呼。

靈芝圖言。千歲蝙蝠色如雲。目如硃。集則倒懸。以其腦重故也。服此可以長生。後主時。有人獲之進上。上方事佛。禁殺戮而不用。後不知所之。

唐末有御廚庖人隨中使至江表。開崔胤誅北司。遂漂浮不歸。留事吳。至烈祖受禪。御膳宴飲皆賴之。有中朝之遺風。其食味有鷺鷥餅。天喜餅。駝蹄餕。雲霧餅。（按陸游南唐書雜藝列傳所載。尚有春分餕。蜜雲餅。繡糟炙。龍鬚餕。紅頭簽。五色餛飩。子母饅頭。而無雲霧。附載於此。）

後主篤信佛法。於宮中建永慕宮。又於苑中建靜德僧寺。鍾山亦建精舍。御筆題爲報慈道場。日供千僧。所費皆二宮玩用。

鄭元素者。溫韜之甥。隱居廬山青牛谷。不交人事。元宗召至都下。館於徐鉉家。及卒。鉉令元素鄉人龍敏瘞其屍於石子崗。臨穴之際。有七鶴盤旋空中。敏輒禱之。一一下拂棺蓋。

許堅往來句曲廬阜之間。草裝布囊。或臥於野。或和衣浴澗中。蕭然不接人事。獨笑獨吟而已。其詩有云。祇應天上路。不爲下方開。道既學不得。仙從何處來。又題簡寂觀云。常恨眞風千載隱。洞天還得恣游遊。

松楸古跡一壞靜鶯鶴不來青漢高茅氏井寒丹亦化元宗碑斷夢曾勞分明有箇長生路不向紅塵白二毛堅詩頗多其語意類此景德中無疾卒於金陵歲餘忽於洪州謁見兵部員外郎陳靖靖至建康言之王化基發其墓已尸解去

魏進忠不知何許人徐玠稱其有飛鍊之術上聞於烈祖俄擢爲延英殿使寵錫甚厚詔以延英殿爲飛鍊所進忠造宅於皇城之東廣致妓樂託結貴近出入導從擬於王者或贈人金帛動盈千百士人多附之經數年竟無狀遂配東海縣

周繼諸者鄱陽人詣闕上書累官至郎省告免歸鄉與名僧道士爲雲泉之交元宗召之授以美官堅辭不就上嘉之賜粟帛又賜金鉏一柄敕曰是朕苑中自種藥者今以賜卿表卿高尚之節

蜀人陳曙者王氏末年避地淮南隱於蘄州山中鄉人祀神曙不召亦必至醉飽而後去雖百神祠曙能徧往也其所居屋一間道書數卷而已與蛇虎雜處而泰然無所忌元宗遣中書舍人高越齎束帛徵之三往不應後移居鄂州不知所終越贈曙以詩曙次韻荅之云罷脩儒業學脩眞養拙藏愚四十春到老不疎林裏鹿平生未識日邊人澗花發處千堆錦巖雪鋪時萬樹銀多謝朝賢遠相問未聞雞得鳳爲鄰僧謙明嗜酒好爲詩獨居一室每日鐺中煮肉數斤醇酒一壺不俟爛熟旋割旋飲以此爲常嘗中秋詠月云迢迢東海出漸漸入雲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乘興遂子夜鳴鐘烈祖聞之不罪也召問其所求對曰唯願鵝生四腳籠著兩裙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釣磯立談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大

（本書校對者沈鴻俊）